

新大陸

69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02

二零零二年四月第六十九期



●李雲楓詩畫展

●1970年以後

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II)

目

錄

No.6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紀 弦	給科學家	1
張 耳	失落的情人	1
杜運燮	九種朦朧	2
黃 梵	回憶／客居	2
黃伯飛	奧立崗州觀潮	3
呂建春	飲酒詩	3
楊 邪	回避	3
羅 門	世界在玩0與一的遊戲	4
鄭 波	黑背心	4
臧 棣	內華達沙漠裡的停靠站	4
秦 松	成於七月的五月(三首)	5
林忠成	生活／一切都太遲之後	5
向 明	歡喜	6
莫 云	油桐花開／五月的荷塘	6
楊 平	旅日印象	6
秀 陶	壬午新春乙輯	7
向 雋	問路／分行	7
楊 克	那年冬天／五一	8
伍 木	崢嶸三老	8
劉 波	中國鳥／北京近郊的炮樓遺跡	9
伊 沙	狗子的想法／徐志摩	9
陳銘華	生存方式(三首)	10
秋 山	小松	10
馮學良	路過安順	10
鄭建青	讀報有感	11
吳錫洲	詩與葬禮	11
孟芳竹	一個人的時候	11
魯 鳴	我們的愛情	17
劉 川	兒子的生日／給安	17
蔡克霖	普陀山香客	17
遠 方	北行詩稿	18
江 天	地球的痛	18
尹 玲	Framboise	19
秋 夢	小鼠／夜訪繆思	19
葉盛生	打磨未成年的思想	19
銀 髮	猶之乎死神之化身	20
冬 夢	出院記	20

藍 亭	意圖	20
藍 兮	蘭若	21
榮惠倫	雪地的胡笳	21
心 水	仲夏落葉	22
揚 子	少女之歌	22
婉 冰	荒塚舞斜陽	22
潮 聲	愛的禮獻	22
鍾麗新	紅燭沒有錯	23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II)

辛 欣	電冰箱	12
沈浩波	高速公路	12
馬 非	那時	13
豎	一名青年男子……(三首)	13
朱慶和	下午	14
尹麗川	你等著	14
肉	年輕的時候能作什麼	14
張稀稀	傍晚到紅旗中學旁……	14
狂犬瘦曲	世界上只需要……(二首)	15
花 槍	趙曉燕想在高潮……	15
手 指	我們是怎麼分手的	15
林 子	雪落下來	16
墓 草	無題	16
任 知	一只蒼蠅的憤怒	16
巫女琴絲	你想聽我叫喊	16

李雲樞詩畫展

黑暗／冥喚／末班車	23
-----------	----

譯詩

李明心	海洋詩篇／黃河浪	
秀 陶	散文詩二首	26
張索時	杜伊諾哀歌／里爾克	27

評介

秦 松	自然與非自然光彩的抒情	28
北 塔	疏離與粘滯	29
向 明	詩是未知的探求	31
劉耀中	論葉之和榮格	32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4

詩訊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 陽 (澳洲)
魯 鳴 (紐約)
海 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紀弦

給科學家

——科學家乃文藝之友，而非其敵人這一點，雪萊和皮可克他們不懂的。

買一張頭等艙來回票
搭乘超光速太空船
前往咱們的芳鄰仙女座大星雲
（那渦狀的，多美麗呀！）
去環遊一趟
今生今世
大概是辦不到了。

但是我的心靈是有翼的
而且快得不可思議——
簡直是光速的N倍
他一飛就飛到了銀河邊
看見那麼多銀河外銀河：
有的作車輪狀就像咱們的老家一樣
有的作渦狀就像咱們的芳鄰一樣
也有些呈S形和Y形的
也有些呈矩形和三角形的；
而其色彩各異。

於是我想：
既有銀河外銀河，
難道就沒有宇宙外宇宙嗎？
所以我的心靈
一飛就飛到了宇宙之邊陲
在那裡，哇！看哪！
上下左右前後無數的宇宙！
有的比我們的大些
有的比我們的小些
有的靜止著
有的膨脹著
那些靜止著的都很老了
不久就要變成一大黑洞

那些膨脹著的還很年青
也像咱們的宇宙一樣
多好玩啊！這個大千世界
上帝造的。

想當然，在那些宇宙外宇宙之中
必定有種種不同的星雲
不同的恆星
不同的行星
和不同的生命之存在；
那些生三隻眼睛
頭頂上有一個角
四臂八腿的人類
其智慧與文明
即使不比我輩為高
然亦不至於更低一些——
這便是我的一幅心靈之旅
夠爾等去欣賞的了。

但這只是作為一個詩人
我的一種“大膽的假設”而已；
我等待著你們的“小心的求證”，
科學家們，無論你們懂不懂我的詩，
喜歡不喜歡我的詩，而總之，
我等待著，等待著，等待著，
千年，萬年，億兆年後……

後記：（一）此詩初稿於二千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而修改完成於九月二十一日，非常得意。（二）生平所寫的宇宙詩相當多，而所處理的題材皆不出迄今已知的宇宙以外。至於“宇宙外宇宙”這一構想，倒還是第一次。當然，我是確信其存在的，而且都是上帝造的。

■張耳

失落的情人

所有的失落集合
這棵樹，為什麼不？
在我窗前花開花落
已經為這麼多鳥作窩、休腳。
一只、兩只即興的母狗走過，或
尿上一泡，並成為孩子們
橄欖球的家門。

會有一個地方，一彎天空
讓他們集合，遠遠注視
假裝不動聲色的我，或
喬裝之後走上前要個火，預先
知道豆莢早已焚燼。夢
會輕吻額頭，演一齣驚魂的
歷險，讓你再次游不出
泛光的湖。或命令你
數清所有枝葉。落下
不覺中，你們全部落下
豆莢，在手中爆裂，親親——
數不清的遺失變成我
醒來，面對此刻說不清的
白紙。

■ 杜運燮

九種朦朧

- 1
荒山的低空
一葉獨舞
引來滿谷的白色朦朧
- 2
眺望遠處，再遠處
那赤壁的大片灰霧
決定10萬大軍成敗的
千古戲劇第一大朦朧
會給人多大的成就感啊
- 3
月下
對影成三人
朦朧中，那三人背後
好像總有第四人
- 4
整個公園裡
唯有她那眼角的一點朦朧
像是鼓勵，又像嘲笑
怎麼讀也讀不明白
- 5
斗室中，飯後一支菸
一圈一圈
漂泊的朦朧
卻能綻開“靈感”的花瓣
最後成長為自足的大千世界
- 6
炊煙一縷，朦朧一片
那是永遠溫馨的朦朧

呼兒喚女的“吃飯”聲
雞鴨爭先又呵護的回圈聲
都溶入帶香味的暮色中

7
還有另一種朦朧
從一首普普通通的白話詩中
有人能發現處處是“朦朧”
有的是“難懂”，有的是“不懂”
最終他歡呼：找到了“冠名權”
這種詩是詩史上獨一無二
可叫“朦朧體”！

8
還有一種思維也奇特，從此
中國人掌握了“朦朧”的發明權
有了發明權，就有“市場營銷權”
於是，這也朦朧，那也朦朧
最好懂的，也能變成名牌朦朧

9
回頭看歷史，有包袱形的大朦朧
上面留著斑斑點點，讓人拼湊
向前看未來，也是個包袱形的大朦朧
上面隱現著待解密的變數
我們掙扎著向前進的“現在時”
也是個不斷變圓的朦朧

但只有前後兩個大朦朧
才能大聲喊叫

注：如果說，有的詩是受某種“靈感”的啟發而寫成的，那麼〈九種朦朧〉也可算是其中之一。主要是受美國詩人華·史蒂文斯的〈十三種觀看一只黑鳥的方式〉及英國詩人威·燕卜孫的文論〈七種類型的朦朧〉。

2002年1月完稿於宣武醫院924病房

■ 黃梵

白日的雨，雨聲的粗壯、經久。
我從一棵樹下穿過，看見節奏。
不利的條件使我成長，語音茁壯。
前面是一只鳥掠過樹梢，
閃爍是它嚴肅的命題。
那時的雨水淹沒了我的腳踝。
乾旱的稻田呵，已經嚴重的勞動，
對雨水的信任堅持著這一片平原。

之後它們帶來漂亮，新鮮。
稻桿，我還看見短暫的傷口，
一步步圍攏的汗水。
我又走到一棵樹下，
想起看不見的國家和憂傷。
那時我像一只蛙愛上雨聲，
直至雨水迫使稻田以另一種方式結束。

客居

有魚的山莊，那是一些吞服的光芒，
叱止奔馳的麥田，找到泉眼的淚水。
那些早晨，窗明几潔，陰影互為鄰居。
一瞬間的對話有誰看見，
“那是誰？”口含我住守的木屋，
不散的懷念使我一個人低垂，
唯一的木椅，填滿了誤解的便衣。
那寺門緊閉，山在所有的誤解之上。
刺耳的失蹤、震蕩，閃爍的眺望，
直接帶來一條明亮的冰河。

現在是夏天，水光四濺，
木屋是憔悴的中央。該告訴
你的動詞的份量，直至它們又把誰混淆。
紅色的夜晚，像崇拜太陽，
是你尚未到達的檀樹地帶。
允諾的窗外，整夜狂歌。之前
我已靜坐前山，回避變幻。

■黃伯飛

奧立崗州觀潮

沙深 腳重

地心吸力

嘍著腳跟

拔起吃力

一步 兩步 三步

海潮在百步外

喧囂 騰 叫

我決心要

太平洋的海水

淹到我的足踝

終於 我面對著它

一陣陣 一列列

急促的水軍

分頭搶進 向我衝來

澎湃 湃湃

澎湃 湃湃

澎.....

湃.....

七呎高的浪頭

我不退縮

浪高 浪低

潮起 潮落

我把握著它進退的脈搏

■呂建春

飲酒詩

乾杯，杯撞著杯

酒浪淘長天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乾杯，杯裏乾坤大

日夜無非是杯中泡沫

乾杯，滿眼是江湖秋水

秋水長天千萬里

溺死李白溺死月亮

溺死地球溺死屈原

長江的浪花星河的浪花

乾杯，醉鄉長路千萬里

醉倒江山再拼一杯

乾杯，此外不堪行

乾杯，銀河千鈞之一瀉

瀑布入胸懷

吞沒的銀河吞沒的千古

酒氣，仰天的寂寞

2002年寄自 San Jose

滲綠的海水

簇擁著雪白的泡沫

匍匐在細沙灘上

爬近我的足踝

我端立於這一片

飽受衝擊的大地

和磅礴 天地

的大氣 同一呼吸

■楊邪

回 避

必須學會回避

學會避免

向一朵深秋的花

舉手投降

必須學會回避

學會避免

朝一個草坪中的白痴

大聲吶喊

必須學會回避

學會避免

對一位老人

注目致禮

必須學會回避

學會避免

與一名陽痿癱患者

結伴散步

必須學會回避

學會避免

在一群詩人中

露出牙齒

必須學會回避

2001年寄自浙江

■羅門

世界在玩 O與一的遊戲

——給絕對主義幾何抽象
大畫家——秦松

所有的直線
都直入終極
若傾斜 便架起世界上下走動的
絕對斜坡
要是彎曲 便彎向圓
同日月地球圓在一起
圓到圓融圓通裡去

此刻 蒙特里安的方形空間
也只是一扇窗裡的窗
在看你用直線衝出內外的交叉阻力
用圓滾著燃燒的色彩
通過馬蒂斯響亮的色境
即使藍天碧海青山綠水都不見了
自然的本色仍在
風雲鳥都不見了
世界仍在飛
萬籟俱寂
四處是無聲的交響
繁複已minimal為純一
回到O

空間全空出來
時間回到原點
一直成陽具
O 圓成陰部
世界從始到終

■鄭波

黑背心

黑背心上的那個字母
很大
很——大
它張開大嘴
血紅
血——紅
似乎在訴說一個故事
很慘
很——慘

2001年寄自貴州

附註：

一、秦松是台灣東方畫會的主將，對台灣現代繪畫有歷史性的貢獻，他較一般畫家具有藝術家的氣質以及前衛思想與創造性。尤其是他終生為藝術堅持“梵高型”的狂熱、執著與純摯的精神，更具典範作用，令人感佩。他的近期作品，很明顯同大畫家霍剛都是偏向抽象中的抽象——就“幾何抽象”——就進一步將“流動性”的抽象表現，經過東西方“理知性”與“悟知性”的雙面思維予以內聚與凝定，而形成精神與思想更具耐視耐思性的美的建築性型構世界。至於他們雖同中也有異，霍剛是屬於沈靜中的“冷動”型幾何抽象，秦松則屬於仍在燃燒衝擊中的“熱動”型幾何抽象，但他們顯然在台灣現代繪畫發展史中都是屬於具有“生命”思想與智慧型的大畫家。

二、詩中的蒙特里安(Mondrian P.)是國際幾何造型藝術大師；馬蒂斯(Matisse H.)是野獸派亮麗色彩的領航人；詩中的O與一，同陰陽乾坤有直接往來。

■臧棣

內華達沙漠裡的 停靠站

旅遊巴士拐進公路旁的
停靠站。另一輛巴士
已先期停在那裡。而其他車輛
仍在公路上摩擦著大地的經脈。

乘客們按次序下車，
甚至連疲憊都不混亂。
所有有蔭涼的地方都站著人，
甚至連站著的人的身體裡

也站著人。有多少種旅途
讓我們對自己感到陌生呢？
或者，究竟有多少種陌生
供我們學習欣悅呢？

雲朵的屁股像是剛剛
被蒸過似地：白晃晃的，
而蔚藍則被荒涼蒸著。
白晝已完全掀開了它的籠屨。

餐館的名字取自沙漠裡
一種罕見的植物，表舉湖南風味，
卻多用墨西哥的佐料
燒製而成。生平第一次，

我吃著味道的味道。
它的確別有風味。走出餐館，
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渴望：
想和站在我妻子身體裡的人下一盤棋。

■秦松

成於七月的五月

雪月與風花之吻
凄艷於櫻聞之紅唇
送別四月的殘忍
隨已遠去的荒原而去
以殘雪之痛撫血熱之傷
五月為四月之逝而
醒

梅雨的五月綿綿
凄艷於殘忍之戀不絕
逝於荒原的未眠之眼
醒於五月的血淚之花
點燃流火的六月
為七月的焦土死難而
吼

六月的傳說

春醒而起告別雪之溫柔
流言如火仍在焚燒
（如聽風燭殘年的呻吟）
閃電炸裂霧色的天空
雷雨晃動雲湧而散
殷紅透明奔出路的斷腸曲徑
如齒啃石榴的酸痛

暴戾在燦開之前遠山一片淚光
有一群人為六月而忙
流言遍地野花祭出荒原轉綠
舉起解凍的雙手搖動左右
千鈞一髮回到熱烈的寂靜
戀與被戀傷或被傷的六月
裂開石榴牙齒的血跡齒痕

冷卻白熱的催眠尤待清醒

唇齒咀嚼流彈的傷亡
吻近碑石與戀的遠方
如鐵樹炸開血肉之花
容聚於三合土上的噪音與誓言
植於水泥廣場血紅的未知
古老的戀情隨摘星少年而夢
如隕石滑落防以火燭成災
海枯石爛 蠟炬成灰的堅持之
必要（兩種意象一種意願）

玉碎瓦全絕非戀與被戀的初衷
六月的流火並非一定因流言而起
回到青銅的古典鑄劍釀酒步月踏星
迷惑於燭光的搖晃之外
（急欲步入未老的殘年？）
一切安然 完整如昔

六月的陽光如同體溫的溫和
從煙霧中亮出原色光輪照常而轉
一群為六月而忙的人們
沒入於七月的綠蔭

2001年六月廿六日草成
七月廿四日改正在紐約

客次台北 小品二首

冰河二行

一聲亙古的歷史長嘆
僵冷在我之喉頭

天際之弦

天際地平線之弦
正待張開以我手握之箭

■林忠成

生活

十五個日本兵輪姦一個少女
螞蟻圍成一圈大喊加油
毛主席笑吟吟地躺入棺材
下午4:30〈泰坦尼克號〉放映了
有一男子的睪丸被小花貓叼走
滿街追趕
有一群動詞在紙上做操跑步
吵過之後 你與老婆簽訂
“面向21世紀戰略伙伴關係”協約
“淚”這個字在新華字典裡拚命哭
達爾文關在動物園籠子裡

一切都太遲之後

全世界女人都在追趕我
餓狼般 揮刀舞棍
外星人 快救我
放下你們奇特的飛艇
我是地球上最後一個男人
連修女也對我動手動腳
遲一步 人類得絕種
那時 總統也算不了啥
讓你當宇宙的宙長也威風不久
即使諾貝爾本人從墳中出來
把諾貝爾獎塞到我手裡
我也不要

2001年寄自福建

■向明

歡 喜

燈熄之後寂靜乘勢排山倒海
漆黑的眼前卻突然亮了起來

呵！是了。無數桎梏的火種
也在待機釋放歡喜的能量

2002年寄自台北

■莫云

油桐花開

初夏的細雪
棲息
在綠色的波浪上
翻湧
傳遞著季節的訊息

輕柔的耳語
翩然飄落，密絨絨
掩埋了滿地
戀戀暮春的思念

五月的荷塘

雨聲尚遠……
那三支兩支
自留白的綠意中
怯怯探頭的
可是
情竇初開的

■楊平

旅日印象

1.水月

淡黃的明月在水中漾動
九根橋上的詩人啊
彷彿 又踏著落花而來

2.溪邊偶見

水吟聲中
一瓣載浮載沉的黃花
捲起，美麗又鄉愁的舞姿

3.夜街一瞥

夜是冷的。歌是苦的。夢是破碎的。
——在這個世界擁抱你以前
腿上的藍絲襪是憂鬱的

4.觀能劇

且自溺於古代。自溺於
鏡中的五彩光影。自溺於
假面下的冷哂 冷艷 與淚珠……

5.神戶某日——95大地震翌年

非黯淡的黃昏。
美如末日下的寂靜廢墟而天空
沒有一隻鳥。

6.末世新女性

燙金髮。香棕膚。
陽光下的笑靨加上搖擺的腰肢 每一吋
都不再是男人的租借地。

7.柏青哥

凍結一切情緒以後
玻璃窗中的你
仍然蒼白 遲滯 不快樂

8.致某女郎

你是一瓣迎風趕路的桃花
在艷陽下閃爍
季節裡 凋零

9.電視成人劇場觀後

把純潔的白衣染上色彩。
讓自己很快的綻放。
春天的夜晚，人生只是一朵曇花……

10.異人街

安寧的午後長街。
心之一角的殖民地。
——無言之靜

11.唐人街

和記憶一樣古老的
紅柱。綠瓦。石獅子。
鄉愁，妝點著日漸黯淡的千年美……

12.公園一隅

木屐輕輕壓著細沙平鋪的小路
一對和服女子靜靜走來
——古代，就是如此美麗

13.午後偶拾

被一支水荷支起的寧靜午後。
大地把一季的沁涼收入記憶匣子裡
不久，黃昏了

■ 秀陶

壬午新春乙輯

一、舞獅

一隻獅子
吞了兩個活人落肚

而後它蹦上蹦下
要把他們消化

二、街頭

在炮竹硝煙瀰漫人潮如流的街頭，
我同長久不見的P不期而遇，一番
拜年寒暄之後

——你看到小日本出動軍艦協助美
國的反恐戰爭麼？

——讀到了……。我說。

——這是對他們祖宗臉上的一記重
摑。

——？

——你該還記得神風特攻隊吧！那
種以身殉之與爾偕亡地不正是今日
中東鬥爭的樣版麼？

——戰爭嘛不就是殺人麼？大家不
都是在殺敵方的正規軍、游擊隊、
婦孺民眾麼？戰爭還有不恐怖的麼
？

——！？

三、壓歲錢

對於小口袋的即時輸血


四、炮仗

禁燃炮仗是法令。整一個上午零零
星星地到處都在燃放

一間銀行又燃放又守法。他們請來
了一輛救火車停在一邊，兩個全副
武裝的消防員燃放了五大串的滿地
紅

五、冬陽

九點有人來接他去過年，八點廿幾
他便坐在花壇邊的短牆頭等待。暖
暖的冬陽把屋前這塊小停車場切成
相等的黑白兩片

彎成腰果樣的背全曝在陽光下，戴
氈帽的頭投影在漆了  記的地上

，膠柄的鋁手杖依在身邊，昨天誰
來過，前天遺失了什麼他全都不記
得，而愈陳年的事卻記得愈清晰，
現在他正沉入深思，誰也不知道他
心中現在是一九幾幾年

晨風徐過，旗幟微揚，一二輛車不
時馳過，他仍然入定似的坐著，這
暖暖的冬陽不但於僵硬的腰背有好
處，而且把屋前這塊小停車場切成
相等的黑白兩片，即使是九點零三
分了，你們可以這樣講

Feb. 02 L. A. 中國城

(疲倦狀態。劇情一)

我感到丟了一個孩子
從哪裡找回他們

他們或者他
媽的 我早已分不清是幾個

孩子 在學院裡
在偽民間裡 一堆
爛詩集爛詩報刊

找不回也沒有辦法
生下來已滿臉是鬍子的孩子

別怪我語無倫次 因為
關於詩我只記得這個形狀

你是個好人我聽你的我不哭
你告訴我一條線索好嗎

分 行

(借某部名劇《嘔吐》或者
《噁心》)

對於今天 例舉一些傢伙
和以詩名義的狗屁流派
那叫便宜他們

我宣佈這不是警世危言
語言已經壞掉
敘事還沒產生
詩已經無能為力

向雋在考慮
集體投降 向誰
這是個最大的問題

一把把冷颼颼的刀子
一夜便割乾淨一切
城市蒙上白布

露宿的
僵硬的樹，枝桠手腳冰涼

逆風而行的人
柔弱得像一條條草
誰一聲低沉的咳嗽
嚇得路旁的樓房一跳

五 一

今天有那麼多不勞動者在路上
今天有那麼多人去遠方
從未遠遊的老姑娘
乳房 兩隻撲騰的鴿子
長出了翅膀
他的老爸和幾個同事
一桿桿老槍子彈出膛

從書齋裡走出來的新青年
一條條蠱蟲 白白胖胖
腋下夾著中央電視台的出行參考
倉促上路 放長假的命令
一不小心改變了五四的方向

滴溜溜轉暈了頭的陀螺
迷失在風景裡
牽牛花車牽著幸福鴛鴦
喜歡舔嘴唇的上海新娘
差點把愛情吐光

不工作才是美麗的
五月的鮮花開遍原野 垃圾芬芳
只有地裡的農民 被人遺忘
沿途的稻草人 不聲不響

■楊克

那
年
冬
天

■伍木

崢嶸三老

文學體溫——巴金

糾纏不清的究竟是
難以理解的民族情緣
奔流不息的體內血脈，還是
超乎想像的文化愛戀
百年不減的文學體溫？

（心中一朵結
能否承載
一整部文史的沉重？）
穿山涉水而來
語言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生命是一本寫不完的书
用文學開啟鄉愁
用文學紓解鄉情
用文學序跋成唯美的
中國結，一種民族的文化圖騰
將結未結，欲解未解
永世的糾纏

藝術撫摸——吳在炎

在半個世紀的渾世中
尋得一片廣袤淨土
自涓涓細流，匯成
接納百川的藝術大海

（文化的生命沒有終點
不朽墨韻在於承傳
指下大千世界

心靈殿堂的藝術撫摸)

半生苦苦追求完美
攀過無數冷冷險峰
許下一世暖暖承諾
九旬過後期待病癒
期待另一個
蓄勢待發的崢嶸歲月

美學人間——朱慶光

魁梧的藝術生命始於七旬
美學的熱忱繼續釋放……

熱情的色彩與樸實的構圖
演繹成立體的存在
光影的捕捉與深度的對比
折射出心中的偉岸
負傷的畫家
毫無遮掩地創造了
和平理想的烏托邦
大同精神的積極嚮往，以及
充滿協奏感的美學人間
曠達與豁朗，永遠
深刻地印證在
裝滿愛與力量的畫布上……

2001年八月九日星加坡

附記：2001年八月初旬閱報了解三位文化老人巴金（98歲）、吳在炎（91歲）和朱慶光（70歲）的生活與創作近況。他們的相同之處在於雖年逾古稀、已攀登藝術巔峰而仍為藝壇盡心盡力。看到患帕金森氏症的文學巨人巴金在為他的譯文全集撰寫序跋，患腸癌的指畫大師吳在炎慷慨捐畫而且畫心不泯，脊椎骨傷未癒的油畫家朱慶光作畫計劃不斷

■劉波

中國鳥

它含愁地站在銀杏樹尖

下雪時

需要你的撫慰，你的同情

下雨時

需要你的掌聲，你的理解

睡覺時

需要你目光溫柔，輕搖慢扇

享樂時

你要趕緊閉眼

這鳥的主人

有時想叫它滾蛋

你聽鳥怎說

這字不在我的字典

北京近郊的 炮樓遺跡

我有的只是有限的憤怒

所以不會成為堡壘

被槍炮輕易摧毀

我的恨有限

就像我的愛

2001年寄自北京

■伊沙

狗子的想法

我到北京的當天

狗子正打算逃離

在聖誕節的第二天

他已到了火車站

我一呼他

他就來了

出現在太平莊的飯桌旁

又見親愛的啤酒

原來他已在廊坊租下房子

準備去住

為了寫作

現在他正把軍挎裡的蘋果

分給大家

成了餐後水果

他只要有啤酒就可以了

他是為我留下

為我而來的

可我們坐得太遠

說不上話

等這裡的局散了

我約了狗子

還有徐江、侯馬

這兩個老哥們

到另一個地方去喝

四個老作家坐在一起

是另一種氣氛

我說不出

那裡面多了什麼

或少了什麼

總之是一種

我更喜歡的氣氛

我說：“狗子

全北京能像你這麼想

還能這麼做的大概

也只有你了”

狗子已經喝大

他費盡口舌

只為表達

一個意思

他說西安是一個

適合寫作的地方

我暗自苦笑

沒有辯駁

可以補充的一個細節

是在轉場時發生的

我們從侯馬的車上下來

狗子忽然倒下了

三腳朝天

另一只舉著半瓶啤酒

像舉著火炬

徐志摩

在關於他

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情裡

我發現了一點有意思的

也許還是最根本的

在那個老土的年代

他是一個喜歡並有條件

飛行的人

最終還死在這件事上

他死了 他的死

與女人有關

也與飛行有關

還和什麼有關

在一次午寐的夢中

我見到了他

順手拍拍他的瘦肩膀

■陳銘華

生存方式

蛇有蛇路
 我有我的詩
 愛慾蜿蜒並行
 時而酒 時而水
 時而烈焰 時而飛灰
 這樣的小酒吧我們那兒也有
 但不是流行是習慣
 在泡沫裡發現
 日日晦澀的生存方式

2001年八月廿六日瀋陽

在九一八歷史 紀念館裡想起

她 沒來
 她早就走了
 因為基因驗證
 白山黑水間的血
 是我的
 淚則未必是她的

2001年八月廿六日瀋陽

光合作用

防火牆也阻隔不了的
 網絡茫茫僅餘一線生機
 在字鍵跳上螢幕
 陽光進入樹葉體內
 你我影子重疊起來的瞬間
 綠

■秋山

小松

小松也是一棵松
 松林中
 佔有一席位
 小松就是小松
 松林中
 只能佔有一席位
 長大些吧
 席不席位都不要緊

只要能迎風雨
 只要能衛國土

一切蒼勁和孤傲
 都佔有一定的席位

2001年寄自馬來西亞

■馮學良

路過安順

用歷史入詩
 河水
 一下子泛濫過來
 屹立河邊的塔
 斜著身 傾聽
 顛覆的歷史
 什麼時候落幕
 然後可以將包袱
 丟掉

我 路過
 輕易解構小鎮
 把記憶重建於想像
 待離開後
 再把印象
 還原

註：安順，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座落於霹靂河，河邊有一座高塔，塔身稍斜，據說是英殖民地時，英國人為了破除華人風水而建的塔。

2002年寄自馬來西亞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向明 \$100.00 支持

■鄭建青

讀報有感

1

左岸是晝，右岸是夜，中間是一條
黃河靜靜地流。

2

漂白水能漂白白襯衣白毛巾甚至記
憶，可絕對漂不白黃皮膚黑眼睛。

3

斜眼瞧人，能不有偏見？

4

那偷渡來的外賣店業主躺在紐約一
家醫院的病床上，可憐兮兮對前去
看望他的人說：我上了蛇頭的當啣
，都說美國是天堂，可現在被打成
這樣，往後該怎麼辦啣？……倒底
上沒上當，姑且不論。能有所認識
，吃一塹長一智，倒也不虧。想必
他也知道，許多偷渡的已在天堂疊
起了羅漢。不過，想登天堂的還
是一波接一波，前仆後繼，不斷向
新大陸沖浪。

5

兒童版登了一篇配上卡通的短文，
“我在美國畫卡通”，還有編輯可
愛的鼓勵和評語。我展示給愛畫卡
通的兒子看，他不以為然地說，“
這不是他畫的。”遂去臥室拿出一
本兒童繪畫書指給我看。報上和書
上的，百分之百的學生。我忽然理
解了“克隆”的含義。

■吳錫洲

詩與葬禮

我穿上我最好的黑呢西裝

銀灰色絲質領帶

亮可鑒人的意大利皮鞋

準備出席一個典禮

還好今天天氣不錯

晴天的葬禮自有它一種莊嚴

今天的我是昨天的鬼

或昨天的鬼是今天的我

重重疊疊

不停循環

不停死去

不過參加自己的葬禮

還是頭一趟

棺材裡的我似乎上了妝

兩頰畫的紅紅眉毛也描過

襟上別了一朵白玫瑰

像一種精緻的工筆人物畫

我幾乎不太認得他了

他曾是我的一部份嗎

我的血液曾在他的脈搏裡流動

他的呼吸也曾鼓動我的肺葉

他的夢想可能是我的失望

今天的懺悔會不會延伸為明天的安詳

那末後天躺在這裡的人

是否就是明天的我

而我要死過多少次

才會真正逝去

我是說一種完全不存在的消失

■孟芳竹

一個人的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

靈魂是那樣地貼近音樂

玲瓏的音符敲打著漸逝的記憶

回想的心情是條清清的河流

沉浸在水下那多年前的花瓣

逆水而行的姿勢疲憊而傷情

一個人的時候

有了類似酒的微醉的恍惚

左一杯落寞 右一杯惶惑

那火焰一樣烈烈的焦灼

在時間最孤獨的深處

感受綿綿夜雨的寒冷

太多一個人的時候

身體長滿了歲月的青苔

回旋的空氣凝固成一座山

在向陽的山坡上種一棵樹

在山的另一面積蓄淚水

我是誰的伊人

我的眸子又亮又憂傷

2002年寄自紐西蘭

我看不見該如何為這首詩善後

結局異常舉棋不定

幸虧天氣很晴朗

性、孤獨、痛苦、麻木、文字遊戲——瞧瞧這些青年的表現，他們要反抗一種什麼樣的壓力？因作者均出生于1970年以後，年齡不再另行標注。

(劉川)

■辛欣

電冰箱

作為一台電冰箱我始終待在我應該待的位置上
我的男女主人從來不把我當成電冰箱以外的東西看待
她們只當我是電冰箱
在我的面前她們顯得無拘無束
她們經常一絲不掛地
在屋裡走來走去 有時也會在我對面的沙發上
幹些可笑的事 其實那些事她們經常在臥室的床上幹
但有時也會在沙發上
或者乾脆在地板上
有時也靠在我身上
當女主人多肉的屁股靠著我時
我會適當地給她一點溫度
讓她感受到我的存在
或是用輕微的晃動
來配合他們的起伏
那一刻我能清楚地感覺到
她們很快活
其實這種快活就是過電的感覺
我也有過
那是當插頭插在我身上時
我早就把自己看作他們家的一員
然而他們一直把我的存在

當作不存在
認為我只是個渾身帶電的奴才
他們不定期地把那些
維持他們生命的食物
一股腦地將我塞滿
然後一點一點地把我掏空
他們就這麼毫無顧及地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晃來晃去
他們就這麼毫無顧及地
當著我的面辦事
她們就這麼毫無顧及地
用激素和化肥培育出來的東西
將我喂飽
她們盡情享受著作為主人的權力
我也始終操守著
作為一台電冰箱的本份
直到有一天
他們將一整只新鮮的死嬰
塞進我的胃裡時
我這才感到有點噁心

■沈浩波

高速公路

像一條死狗
嘔吐著酒氣
蜷縮在
出租車的後座上
女人的脂粉味
還殘留在嘴邊
就在剛才
我還在“北奧”的歌廳裡
摟著小姐

借著52度“蒙古王”的酒勁
啃她的嘴唇
揉她的胸
放浪形骸地大笑
而現在
出租車正在高速路上飛馳
窗外路燈淒黃
一陣寒意襲來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
也是在北京
也是在這條高速公路上
我也是坐在一輛車的後座上
前面做的是從外地來的詩人Y
那時我見他如見兄長
他在前面
用談詩般慷慨激昂的口氣斥責我
怒我不爭氣
他說：我在你身上怎麼看不到一點年輕的樣子
他說：年輕人就應該去嫖
他說：都沒嫖過女人算什麼年輕人
他口氣果敢
如同斬釘截鐵
令我，一個大學校園裡的處男
倒吸一口涼氣
感到無地自容
三年過去了，Y與我已形同路人
我已經從一個處男
成長為一名嫖客
成為歌廳裡醜態百出的好色之徒
出租車依然在高速公路上飛馳
蜷成一團的我
並沒有聞到什麼
年輕的氣味

相反，倒是感受到了
腐爛的速度

■馬非

那 時

那時我多麼後悔
光天化日
當一只雄雞跳到一只雌雞背上
那時我多麼後悔
大庭廣眾
當一條公狗與一條母狗難分難解

那時我多麼後悔
動物園裡
當猴王從一只紅母猴身上下來
又蹦上另一只紅母猴

叫驢亮出陽具
母馬撩開尾巴

如此隨便
隨心所欲

那年我18歲
我牽著女朋友的手
衣冠楚楚
招搖過市
看著眼前的一幕幕
暗自著急
並後悔生而為人
經常攥緊褲襠

■豎

一名青年男子在 動蕩的車廂內看書

不一定非得是青年男子

但的確是青年男子
也不一定非得是書
但的確是書
925路B線跑起來挺穩的
但也不等於說車廂就不動蕩
只有車停下來時車廂是不動蕩的
在車停下來時候
也就是說在動蕩的車廂內
這名青年男子也看著書
所以題目不夠確切
在這裡更正為：
一名青年男子在車廂內看書

一名青年男子在車廂內看書
他坐在一個座位上
他不一定非得坐在這個座位上
但他的確坐在這個座位上
如果有另一個人在這輛車上
的確是有的
而且有很多這樣的另一個人

在某些位置他們可以看到他的臉
而在另一些位置的另一些他們卻看不到
如果他們想看的話
看不到他臉的位置要多
看得到他臉的位置要多
在看得到他臉的位置
說他很年輕
比在看不到他臉的位置
說他很年輕
要顯得有把握

他戴著眼鏡
從某一個看不到他臉的位置也可以看到
他眼鏡的一部分
當然在看得到他臉的位置
肯定能把眼鏡看得更全面一些

我在925路B線上正在看

美國女作家斯泰因的小說《雷諾
茲夫人》

作家出版社出版
由汪義群翻譯
上面那段文字就是我对這篇小說
(中譯本)
形式上的一個模仿
這種形式既讓我覺得特別
又折磨著我
我的意思是
我已經看了好幾遍開頭
這次我總算看掉了這本書的1/5
也就是80頁

眼睛疼了 腦袋也脹
我把書放進包裡
他坐我前面再前面的一個位子
在看書
雙人座上的另一個人在打盹兒
身體不自覺地慢慢斜向他
快要碰到他的時候
他側了一下身
重心提醒了打盹兒的
兩個人都重新坐正
看書的繼續在車廂內看書

廣州賽馬場

對面
是上回我上車的地方
我們就下了

記得
那回有廣州賽馬場
而現在突然不見了

我不敢保證
前面這條燈火輝煌的路
還是不是石牌東

第二天早上
我特意去看了看
廣州賽馬場
還在那兒

天花板上的 那盞燈

天花板上的那盞燈
共有四個燈泡
其中三個亮著
一個不亮
把燈關了的話
四個
就都不亮了

■朱慶和

下午

我走進小巷
槐樹葉密佈在上空
小巷裡沒有我認識的人
我想要不了多久
就會走出去的
但我看到一家院落
于是就探頭進去
裡面很清靜
出來時我看到
門樓兩邊的牆壁上
分別掛著四個鏡框
上面記著一些文字
我從頭讀到尾
這時有兩個男孩
從我身邊經過
他們把兩顆頭
套在一個紙箱裡
一前一後地走著

■尹麗川

你等著

排隊等候買火車票
等候火車來
上車後，等候火車開
等候廁所裡的陌生男人拉好褲鏈
等候開水變涼可以喝
等候火車到站
這一生，我都在飯館裡等候朋友
等候廚師炒熟一盤又一盤菜
等候我們把一個話題說濫再換一個
很有新意所以即將被說濫的話題
等候困意襲來，電梯從13層緩緩降落
等候公共汽車和一塊貳一公里的出租車
等候男人們抽動數百次後終於流出精液
等候高潮等候下一個高潮
等候賣報紙的老頭找還五毛零錢
我在撥通一個電話之後
聲音響起之前
這瞬間的無所事事中等候著
我等候著好消息一個個變成壞消息
我等候著壞消息一個個變成了事實
“你等著”，“等等”，“你等著我”
“我等著”，“等等”，“我等著你”……
這世上，如果把用來等候的時間
那麼多純屬浪費的時間
這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
還給我們，該會多麼糟糕
我們就只能更加專心致志地
連續不斷地等死

■肉

年輕的時候能作什麼

比如說1歲吧

在尿褲子的同時
我和我們一起慢慢咧開嘴
四肢抽搐
亂動亂踢
和要吃奶沒有什麼區別
11歲
一位媽媽的女同學
為了誘騙自己的兒子吃奶
在你自己面前裸露胸部
不說乳房是因為
暫時還沒見過那麼
醜的
15歲充滿力量
足以扒下初戀女友的褲子但沒有動
手
想的是
給同學的爸爸來兩條紅塔山
他號稱婦科一把刀
當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于是忽然就60歲
于是之這位北京人藝的老頭兒（是不
是）
這個歲數演大款
泡了59歲老頭兒的女兒
溫柔體貼
還很仁義
60歲就差不多了
退休之後立刻成為顧問
替年輕人看看場子
不帶刀
寬厚和微微一笑
鋒利得多
這60年我們都像葵花
羞澀的讚美一下
太陽啊
意大利歌曲又能怎麼樣

■張稀稀

傍晚到紅旗中學旁的租碟部看王家衛《春光乍泄》的盜版VCD

晚上7點我跳過圍牆走近路去紅旗

中學旁的租碟部看朋友張藝送我的盜版VCD《春光乍泄》

進門的時候年輕的租碟部老板和他的小媳婦在研究如何能讓屋裡的一面牆不再向下掉土渣

我問放一張多少錢？

老板說一塊錢放一張，他的表情我無法形容

電視機的效果還挺好

畫面先是黑白的，然後又有彩色的

感覺不賴

老板和他的媳婦很專心地研究他們的牆

其間還有來租碟的胖女人，燒鍋爐的男人臉是菜色

他們統統要香港的鬼片

電視裡有兩個男人接吻

老板的媳婦開始叫嚷著肚子餓要老板去給她買方便麵

老板叫媳婦拿錢

老板媳婦說：你兜裡不是有錢？有就先花！

老板媳婦還說：你從前在山上大吃大喝，現在自己過日子就變得會過了呀！

電視裡一個男人獨自流淚
老板推門出去給媳婦買方便麵
出門時還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之後我就一動沒動

最後三分鐘碟劃的厲害

■ 狂犬疫苗

世界上只需要一張床

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
不需要戰場，只需要床
世界上只有雞巴和逼
不需要原子彈，只需要床
世界上只有褲帶與裙扣
不需要邊境線，只需要床
世界上只有子宮和墓地
不需要防空洞，累了吧，只需要床
世界上只有我和你
不需要戰爭，來吧，我們永遠只需要一張床

天真

——寫給賓·拉丹

一只手用一把匕首可以殺死一個人
用一柄斧頭可以殺死兩個人
用一支槍可以殺死無數人
用一顆原子彈可以殺死一個國家
用十枚原子彈可以殺死整個地球
但我想用一束鮮花打敗那隻手

■ 花槍

趙曉燕想在高潮來臨的瞬間死掉

趙曉燕和我
馬上就要達到高潮了
她突然叫我停止運動
喘著粗氣說
如果我們在高潮來臨的瞬間突然死去
那該多好呀

兩具裸體緊緊纏在一起
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們分開
收屍的人也不能把我們分開
這樁離奇的命案
是姦殺還是謀殺
兇手到底是誰
是我殺了你趙曉燕
還是趙曉燕你殺了我
那麼，兇器呢
兇器是我的陰莖麼
兇器是你的肉洞麼
總之，我們會上報紙上電視
成為人們茶前飯後的談資
成為教育失足青年的最好事例
成為嫖客和妓女的典範

好是好
但是趙曉燕你想過麼
你是死在自己的崗位上
死得其所
而我就不同了
我只能是在牡丹花下的風流鬼

■ 手指

我們是怎麼分手的

其實我已經記不起我們是怎樣分手的了
好像是在今年秋天也有可能是今年春天
好像是在舊校門口也有可能是新校門口
好像是你從車上走下來也有可能是你將要上車
好像是我最後一次拉你的手也有可能是

你最後一次拉我的手
好像是我們已經在一起了一天也有可能

是我們剛剛見面
好像是我還哭了也有可能是你還哭了
好像是就這樣就那樣我們就分手了
我寫這些是因為
我們分手以後
我就再也沒見過你

■林子

雪落下來

雪。從天而降
帶著嬰兒的第一聲啼哭
是我所能聽到的叫喊

一片，四片，七片，十一片……
上帝沒有安排
自由下落，直接打在我多年的傷口上
將痛疼淹沒，這刻
我展開十根手指抵達天邊
向上 向上 向上
延伸 延伸 延伸

雪。七天七夜
一直飛舞
一直飛舞
一陣風
將我的屍體深深——
埋葬

■墓草

無題

因為冷……
我的脖子僵直了
手臂彎曲了
胸前的十字架
釘牢一生的雪人

因為黑……
我的眼睛總在斜視
左邊右邊的叉道
走動著同世紀的人
前面的山路已經荒蕪

因為恐懼……
我想跑進所有人家
砸碎玻璃
我時刻創新著
瘋狂的舉動

因為愛……
我翻遍所有書
找了很久很久
在絕望的空格裡
我填上錯誤的答案

■任知

一只蒼蠅的憤怒

一只蒼蠅像嗡嗡作響的戰鬥機
它按即定的軌道折返
不知疲倦地飛
我不知道它何時停下來
我想它該是只下鄉的蒼蠅
二十年才返城
更確切的說它是只投胎的蒼蠅
二十年才重生
總之它要找到原來的家
一定要找到原來的主人
它要噁心他
二十年前在他拍死它的一瞬
它就發誓：
一定要讓他噁心死

可現在
還沒有來得及它噁心
他已經死了

蒼蠅在我的房間裡
飛得很悲壯

■巫女琴絲

你想聽我叫喊

你想聽我叫喊
你恨不得
敲碎我的骨頭

■魯鳴

我們的愛情

我們的愛情是一種早已安排的命運
我們的愛情是百年以前的一個預言
我們的愛情是來自血液深處的默契
我們的愛情是古老長城的連綿延續

它是陳年而又新鮮的美酒
它是下雨時的花傘春天裡的風衣
它是峽谷裡四季回蕩的聲音
它是沙漠裡四季不旱的甘甜綠洲

我啟程了帶著一束飽滿成熟的玫瑰
生命的黎明正悄悄地來臨
浩茫的廣宇裡你是我的歸宿
佈滿繁星的頭頂你是我的天空
跋涉的流浪途中你是我靈魂裡的
美麗圖案

從此我可以自由地棲息從容地沉思
我的每一束光波都會因為你而燦爛
我可以瀟灑地和你漂蕩尋求
在如水的月光下我們永不暗淡

我們不求肉體的永生
但是我們的夢會千年青翠豐彩
我們的羽翼永遠不會被埋葬
我們留下的詩篇會在宇宙裡傳唱

來吧擁抱我吻我親愛的
讓我們今晚盡情地銷魂
願我們的女兒在此刻誕生
讓她在永恆的底色上顯現純真

他記起那個日子，她記起那破裂的
子宮口。他記起那潔白的床單
她記起那藍色的血液淌進便盆
他記起第一個早晨，她記起
熬過的十個月三百個夜晚。
他記起蛋糕、蠟燭、鮮花，
她記起自己真實的年齡，當她坐在
牆角，皮膚發黃發皺像牆壁紙
他記起許多禮物，她記起
他的襪襪、奶嘴、書包、西裝和
第一次不回家。他記起自己的生日
她記起她劇烈疼痛的子宮口
她記起她劇烈疼痛的子宮口
她記起她劇烈疼痛的子宮口
不可能有別的途徑，她記起那新生命
來自自己的一部分，於是，那也是她的生日

給安

安，你沒有用完的那把釘子
我接著用了，釘你的那些木板。
親愛的安，你的窗簾，床單，
我很喜歡，你的風扇，幾本旅遊
地圖冊，我也要；還有你的半導體收音機
半包咖啡，哦，還有這只平底鍋
我拿走了這些。安，我不哭
安，我要接著用你的東西，直到
不能再用，直到我也像你這樣。
安，我用你的錘子，用你的釘子釘著
你的那些木板，和那個殮屍工一起
造你的又一幢房子。我偷偷摸了一下你的臉。
我吻過它。安，我要你，我要你的一切。
安，我把錘子舉得高高的
狠狠的，把你那些用剩下的釘子，釘進
我的心裡。

2001年寄自瀋陽

■劉川

兒子的生日

■蔡克霖

普陀山香客

渡海再渡海
登山再登山
這絡繹不絕的
是山海緊緊相連

傳說有一男子
三步一跪
爬上了普陀
給垂危的老母求延年
聽說有一女子
神學院畢業的女祠儀
燻香脫盡世俗

攬車空靈，私慾載不動
叩拜神社，淘盡了虔誠
我目睹一道士
撥通了IC電話
在安排一批批素食者
豐盛的午餐
唱詩班喃喃的、喃喃的
似乎也有意等候
滾滾而來的香火錢

海渡了再渡
山登了再登
香客的路
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
香客的心願
黃道周期，年復一年

2001年寄自南京

■遠方

北行詩稿*

1.大連棒槌島

有人說
你的樣子有點滑稽
可紐倫堡法庭
可華爾街證券交易所
的槌子
不嫌太過古板
而少些幽默感嗎
也許 你的樣子真有點滑稽
可道地加份量十足
我相信
你已高高舉起
且重重落下
在新世紀
為這北方的“小上海”
一槌定了音
下次再來
一座真正輝煌的國際都市
在遼東半島
將擁我為上賓

2001年九月二十一日

2.大連海灘*

幾十年了
我一直在物色
一台合意的
腳底按摩器
為那桀驁不馴的失眠症
今天我來
一試便驚喜於
得來全不費功夫
你瞧

剛那麼一會兒
就渾身舒坦得
昏然欲睡——
多虧有人扶我一把
才沒躺下

*我到過的幾處海灘，都
沒有沙，祇是細小的卵石或
礫石。

2001年九月二日

3.車上的隨想

在這麼富饒肥沃
這麼遼闊
且充滿創意的
大地上
崛起
這麼個馬背民族
且順理成章
難以忤逆的天意
舊王朝氣數已盡
區區一山海關
怎阻擋得了
不要罵吳三桂洪承疇
更不必去責備
錢牧齋吳梅村
這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把機會
把掀動按鈕的機會
給了他們
民族的融合過程
雖有淚水
有血腥
有苦難
但這畢竟是
偉大的中華民族
因此

■江天

地球的痛

雪

大地的傷
太重了
趁人類在酣睡中
養精蓄銳
消除疲勞
天使們
猛洒了一夜的
雲南白藥

風

打開窗
奄奄一息的風
猛地跌了進來
被污濁的空氣熏了一夜
憋悶了一個晚上
終於在我的喉嚨
找到了一個
咳嗽的地方

才讓我們珍惜
十倍珍惜
百倍珍惜
千萬倍珍惜
中華大地上
五十六個民族
今天的相善和睦
親如兄弟

2001年九月五日

4.瀋陽故宮

我從北京來
找到了兩塊化石
讓人好奇的是
在溫潤的黃色基調下
各有一條長長的
黑色紋路
酷似繩索或髮辮
祇是早幾天得的那塊
紋路在近末端
戛然而斷
我的專家同學祇說

那都是更新世的遺物
別的不肯透露了

2001年九月十五日

5.瀋陽看球賽

就過年了嗎 才八月
樓下興奮的大呼小叫
感動了街頭路尾
沖天的爆竹炸響一片
爭著向星星月亮報喜

萬人空巷
全聚在電視機前
亞洲區十強足球賽
2:0 2:0 2:0
中國隊贏了阿聯酋

瀋陽是福地
瀋陽人醉了
瀋陽城沸騰了
中華民族古老
卻絕不老氣橫秋

2001年九月二十八日

■尹玲

Framboise

我的確與眾多其他水果
完全不同

你沒見過？
也從沒聽說過？

呵呵

你注意的 只是嗓子粗些的
聲音吵雜的
或是愛滾嗜現的
裝飾打扮的

它們不時往臉上刷抹某種顏色
企圖掩蓋貧瘠的本質

不屑藉助不真的外力

我只願展示絕對天然的自我
這一身他人難以仿造的色彩

不是鮮紅 不是艷紅
不是葡萄酒紅 也不是豬肝紅
而是自然又自在的Framboise紅
配上欲滴的嬌嫩神韻

在夏日泛薰衣草香的蔚藍海岸
圓潤的我芬芳更顯優美悠揚

一口即讓近我的人難忘

豐富的內在 滋味的多元

我的自身本已包含各層不同的點線
從中心至邊緣

從邊緣回中心

在許多各異的時空遊蕩遨翔

因此它們當然可以掛滿標籤

急急尋找自稱王自稱后的地盤

我不需任何自貼的

一隻小鼠
細若拇指
餓著肚子
可憐兮兮

牠無惡念
我無機心
牠無戒備
我無敵意

偶爾相望
頓悟禪機

夜訪繆思

牽著李白誇張的白髮
熬瘦沉思的鬍子

如果月色是一把梯子
三千丈之高啊

可以乘夜去拜訪繆思
滿天的星子

該是你詩句吧

而那天邊的弦月

是魔術師的一只變形的杯子

或是畫家的一筆扭彎的線條

而此刻徐徐吹至的微風

就是所謂靈感？

塗金或鍍銀的痕跡

真的 我就是真實的我

呈現最誠正的本來容顏

你可以喊我覆盆子

但請記住

我是不易模仿的Framboise

無論是色、香、味

■秋夢

小
鼠

■葉盛生

打磨未成年的思想

多年的快感
捲成一首想飛的詩
猛風攜我翱翔
捨到荒蕪

天空依然
變換難看的面色
傷口依然
欺侮大腦神經

缺氧的青春
任我在天腳下呻吟
盤古初開的混沌
證實是每一個時代的卷首

詩的骸骨撒了一地
我鞭打拾荒者
抽飛他鄙視的眼神
直到天邊燒成殘紅

夕陽愛撫
凌亂的詩片
閃成全新輪廓
列隊昇華

感動的起伏
用心複製
在我今夜的夢裡
必將重生

2001年寄自香港

■ 銀髮

猶之乎死神之化身

——聽賽歌維亞彈結他而
想及莫札特

運指如魔
在鋪滿紅塵的六弦琴上
短暫的一段天才的歲月被他抓住

有一種掙扎的聲音
在他的指間
竄動

右拇指突然自高山上滑下
時間立刻紛飛的
飛成一陣風雪

把莫札特的葬禮
頓住
成一場不朽的雪景

悲劇的
神祕的
無限延長的一個休止符

註：賽歌維亞(A.Segovia)為已故西班牙裔美國現代著名古典結他演奏家。他曾將巴赫、舒伯特、貝多芬、莫札特……等音樂大師的作品轉寫成結他樂曲並親自演奏，不但肯定了他的琴技已臻化境，而且大大提高了結他作為一種優越的樂器應有的地位。

2002年寄自紐約

■ 冬夢

出院記

另一詩題：鬍子也思家

十指連心十趾何嚙不連心
你怎麼可以如此忍心
讓自己半截骨肉
殘忍地分離

老老實實地承認
替我主診的女醫生的那付尊容
無論如何
信心使我的血壓不會增高

糖尿病
請離開速離開
我的甜僅止於
口舌而已

兩包冷冰冰的O型血
八小時的輪替
我部分熱熱的融融的詩的血液
(會不會是另一位詩人的慨捐?)

真難為了腎兄弟
多年來
默默地為我受傷
未有半句吭聲

面對一面胃鏡的探測檢驗
我真有點害怕
洗滌去
自己日後詩的創作靈感

短短的二十多天

這一切才是他原本的意圖：

緊貼在天邊冰冷的光

從可能發生的，到無可預知的
視覺旋繞著遠離靜立的主體
所恐懼的敵對面，許久不見陰影；
熟識的配角，已悄然轉變了眼神

日見凋零，那來去重復多年的主題
唯有曾經幻想的世界，依舊近如咫尺

那縈繞創傷的仙氣，如此沉醉迷戀
如倒懸湖底的杉，分外飄逸自在
我們從起初也許就一直執著著
一些沒有答案，或沒有終點的故事

曾經避免的，躲藏的，掩蓋的選擇
可能引發，蔓延，滋生的另一個主體
未必能夠轉變得了多少現實

開在山上的花兒，和流在水面的花影
沒有誰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判定：
到底哪一朵美的不同？

莫非這是他企圖暗示的意圖

2002年寄自費城

鬍子跟我一樣
思家的情緒已然密密地濃濃地
越來越長了起來

後記：2001年6月初因意外連碎五足趾(左三右二)入院後經醫生觀察診理，更發現自己身體多個部分的機能有所毛病傷損，幸仍及早察覺，均能一一控制醫治，二十多天後終可出院返家。

——2001年7月香港

■藍兮

蘭 若

——給尹玲

如是我聞
說的是絕非早晚課都會溢出
梵唱陣陣 如醍醐
巧藏明命大道中段的精緻
兩層菩提
更非是走入聊齋郊野
甯采臣投宿荒涼剝蝕
小倩幽魂的那幢
昔日巍峨
蘭若 是比賣花擔上
還嬌翠欲滴 吹氣
若蘭的十八歲
花樣年華

此去取經
帶走眶眶淚眼
走比玄奘更艱辛的路
觀自在 我依依回首
卻吻不到岸堤
你是波羅蜜
若你招手 向我
風動 寬大衣袖擺動
非我心動 觀自在
夜夜碧海夜夜天青
我不曾竊取靈藥

如是我聞
第三個人間四月天
當四月走到盡頭時

太陽患了青光眼
羊群都瘦成了紅色
承平宣佈落幕
所有無罪的等待宰割
屍橫野渡 新亭之後
哭瞎了幾許眼眼 觀自在
無處有處天 應要悔改
把右腦洗淨 罪垢悉除
忘掉昨夜雨疏風驟
明天 就許諾給明天吧

不能近鄉情怯了
若非有想皆無想
觀自在 九萬里琉璃
並非扶搖 陰晴往事
彈指而過的 記憶猶新
寒暑倥傯如日昨
觀自在 凡有所相
皆是虛幻 無相無色
還我本來

鞋尖擁吻久違之夢土
酸痛的眼淚就凝注在
張張記憶裡久久
未能還原的倦容
觀自在 用智慧除卻愚心
把囚蟄的一枝春欲放釋出
把時間從去日拉回
把昔年的檀板輕盈
旋回舞池 舞回明亮
讓十八歲舞回
賣花擔上的
花樣年華
再現

■榮惠倫

雪地的胡笳

雪地的胡笳
非雪茄
棲在歲流的行止
也非棲止

尋梅的信差不會探問
父親的家書 琅琅在天風中
陽萎卻剛性 剛復了
里昂陵園的花崗碑石

慈母的三春暉呢？柔荑遠引
千層 全非薄膜的秋雲
明滅著 塞納河畔陰陰毛雨
也最最冷艷的 告別儀式

惦念的 胞弟妹們
活脫 拓闊了天涯
江湖老友 幸未相忘
按動滑鼠 零遠距滑行

千里馬年 篤篤灰鬃馬鞍上
飛揚雪地一支胡笳
髮妻 感性相依 猶是初戀戰侶
愛兒 小龍小犬？新鮮的新人類

而我 乃休閒投入的個體戶
走出南方的 蕪莽與淹滯
揮霍契機的 喜悅與狂放
豈非疏宕的撥墨 風景？

2002年2月22日於芝加哥

■心水

仲夏落葉

仲夏本該驕陽似火
煎熬燃燒萬物蒼生
天地卻悄悄變臉
靈雨涼風竟日纏綿
楓林道旁早枯的葉片
化作黃蝶飲泣控訴
被摧殘的釉綠生命
黯然疊屍街上，映眼焦脆
飄零飛揚，輕輕嘆息
季節追逐輪迴
秋娘急不及待展示嫵媚
炎炎苦夏躲避雌威
都怪聖嬰胡鬧惹出禍患
腳底楓葉議論紛紛
偶聞鳥聲吱喳嚼舌
搬弄著朝夕的是非恩怨
寂靜小城夏日晨曦初露
我倆話題思念著遠遊的乖孫女
管它是夏是秋，伊婷笑容
讓漸老的心充滿溫柔

補誌：元月仲夏漫步驚見滿街楓葉飄零，聖嬰現象使季節混亂；昨午機場歡送孫女伊婷隨雙親外遊，今朝已想念。

2002年元月廿八日於墨爾本

■揚子

少女之歌

在銀色的月光下
海浪衝擊著沙灘
激起了千萬顆珍珠
向周圍飛散
棕櫚樹左右搖擺
仙人掌打開了美麗的花瓣
畫眉鳥正在練一隻新歌
貓頭鷹張開大眼，好奇的觀望
小溪流不斷的搖著銀鈴
都不懂我為何如此憂傷

楓葉翩飛飄送
夕陽羞怯臉紅
漫步黃昏錯踏片片枯殘
隱約嗚咽喘息 驚起
沉睡幽靈浮游耍弄
破脫碑文任霞輝塗抹讀誦
散落荒塚傳說是守土英雄
惶恐轉道球坪 怕聽
松竹讓淒寒搖動 匆匆
覓路視線難抑墓林捕捉
綠茵輕嘆無語 僅
歸鳥吱喳爭議
譏笑誤闖陰陽界 或
數說人間道上豈教游魂放縱

後記：黃昏散步，公園旁，荒塚凌亂陳列，滿地落葉，疏欄相隔是足球場。

2002年二月初於墨爾本

■潮聲

愛的禮獻

——2001年10月27日是我們結婚30週年，特以此詩獻給妻芳達！

在青蔥的歲月裡
尋尋 覓覓 尋尋覓覓
我希冀的 在找“尋夢園”的傳奇
過千山 涉萬水 還是尋尋 覓
覓
有情的山 有情的水
撒開緣份的網 使我們相遇
在風光明媚的山城——從義*

在有情 有愛的天地裡
我是生命共同體
以青春的力量 手攜手
迎向幾許風雨 遙指雨後的彩虹
以生命的五線譜 心連心
謳歌璀璨的明天 光輝的明天

從義的山有情 水也有情
愛就這樣蔓延著千年萬年
兒女在歡笑中成長
是家庭中的歡欣與樂趣
也是我們生命共同體
譜寫百聽不厭的樂章
是妳無怨無悔的奉獻
讓這個家溫暖
讓這個家幸福

*從義市是越南高原區一個山城，離大叻市大約三十公里。

■婉冰

■荒塚舞斜陽

紅燭沒有錯

當年的紅燭
錯過了 保質期
才燃得那般倉猝
沒照亮共同的生活
卻在記憶裡垂下
鮮紅的淚珠

住房增大了 依然
充滿無形的壓抑
晝沉夜重
如困在死寂的圍城
找不到透氣孔

床上
肌膚滲出夜霧般的冰涼
激情成了紅燭的灰燼
你 餘下需要的本能
而我的需要
已隨激情殉葬

多少年以後
仍然怕見紅燭
怕奇麗的火焰
那搖紅的燭影
再把我誘向
迷人的艷殿

其實
你我都沒有錯
在那個非常的年代
包括那一對
美麗的紅燭

黑 暗

1 鬼

鬼有十二種顏色，黑色最多
總是在中間，最深最細的地方
紅色在兩邊
兩邊總有一些味道
一點尖利的、痛楚的味道
兩邊的都是女人
如同血液一樣鮮艷
有十二種顏色，就不用流動了
鬼們如一群凝固的流體
在每個人最隱秘的地方
成為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

2 翅

永遠不會飛高
翅在井裡面，一堆枕頭上
翅有著自己的柔軟與寧靜
在井裡面，飛是最不需要的
翅有著鮮艷的顏色，和枕頭一樣
翅不會隔絕潮濕
在不知不覺中，糜爛開始變得舒服
翅和翅在一起的，有八個人

3 大鳥

大鳥穿過牆壁，它們還是完整的
大鳥在房間中飛
在你所能看到的地方
有十只大鳥上下浮動
它們的叫聲一樣，如同嬰兒的哭

聲

它們只有一種面孔，戴著黑紗
它們的嘴唇乾枯，血跡斑斑
它們整個夜晚只說一句話
它們住在
透明得如



玻璃中
同夜晚

4 眼睛

在晚上能夠看到更多
如同閉著眼睛，會發現更新鮮的世界
和更多的裸體女人
光越少，眼睛越不重要
什麼都看不到時，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
才可以和肉體交換一些秘密
在沒有光的地方
最危險的是盲人
沒有眼睛，可以使一切變得畸形
使一切變得敏感，可以觸到血的腥氣

5 逃

有時在床板上開一個窗口
就可以看到下面
一些潔淨的嬰兒躺的整整齊齊
只可以看這麼深，只可以看
不要驚醒他們
在床上最大的錯誤便是打開窗口
使自己看到更多，使別人知道更多

使自己無法逃回夢中
在晚上，打開一個窗口
就打開了一個禁區

6 深

八米，墳墓只有八米
那裡的人穿著新衣服
那裡不許點燈
黑暗裡，只飄浮著紅色
只有八米，那裡的人從不說話
那裡的人只是安靜地躺著
在八米深的地方，只有潮濕
八米深，是一生的深度
在那裡，所有的窗戶都已封閉
所有的人都不再關心外面

7

從一
就是
的
黑色
一直
到最



黑色
開始
黑色
可以
延伸
後

真 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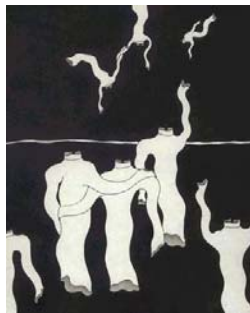
總是在睡夢中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一些遙遠的隔著玻璃的聲音

在寂靜中一點點刺入大腦
使一些遺忘了的記憶重新返回
使一些陳舊的面孔又浮現出來
咬牙切齒

總是那些聲音，總是閃動著
一次次從角落中不經意地彈出
柔軟的，像黑暗中一點細細的體溫
總是聽到，有時在眼睛還未合上的
時候
它就已在了很深的地方出現
在大腦的一段黑暗中，在一段深不
可測的斷崖
像一只無法看到的獸，一種鮮紅的
誘惑

(肉體向自身陷落，肉體不可預測)

總是聽到，如同朋友又回來了
如同手指叩響玻璃，眼睛碎裂
只是在一個方向，在後背的皮膚上
只是在黑暗裡打出一個響指
告訴我
開始
一個聲
只是一音
只是離
遠
只是開始
只是一個聲音
一個聲音
在烏黑的水紋中泛起血絲



演出
音，
個聲
的很

2001、4、24

末班車

午夜2點才開始進入車站
一座紫色的圓形的大房子
高大的影子走來走去
汽車停在桌沿上
戴面具的司機探出頭來
“我是父親，你要不要上車”
聲音一直在空中懸著
“你要不要上車車車車車車……”
車廂是黑暗的，我一個人躺在
火柴盒中
等著墜入深淵
一切是綠色的
父親從車窗探出頭來
“我是司機，你要不要上車”
“不，謝謝，我在等待母親”
我在火柴盒中，與有著綠色頭顱的
火柴並排躺著
我可以看見另一個我站在桌子
遙遠的下面

可以
到司
拿著
走來
我無
制止
燒
當綠



看
機
煙
法
燃
色

的灼熱從頭髮中爆發時

海洋詩篇

黃河浪
李明心 作
譯

珍珠港

戰爭在三尺之外 開花
生命在一秒之內 結果

小魚兒在沉沒的軍艦裡
鑽研歷史
白鴿子在高昂的砲口上
檢閱世界

Pearl Harbor

The war took place more than three feet
away. The blossoming
Life lasted less than a second. As a result

Little fishes are studying history
Inside a sunken battleship
White doves survey the world
From atop the lofty gunbarrels

沉沒的軍艦

鏽在海底的
軍艦
當年溺水之後
仍掙扎著
將煙囪伸出海面
並非呼救
也不呼吸
且已停止冒煙
只是張口
無聲 吶喊
向天

Sun battleship

The battleship

Rusting on the ocean floor
Still struggles
After being sunk years ago
Raises its smokestack above the surface
Not calling for help
Nor to breathe
And has stopped emitting smoke
It only opens its mouth
Silently calling
Toward heaven

珊瑚灣

海把山摟成翡翠島
山把海摟成珊瑚灣

浪將礁石雕成青銅像
礁石將浪雕成水仙花

人潛入海底尋找美人魚
魚躍出水面尋找龍門

Coral bay

The sea embrace the mountains to form
an emerald island
Mountains embrace the ocean to create a
coral bay

Waves chisel rocks into bronze statues
Rocks shape the waves into narcissus flowers

Men dive to the seat bottom searching for
mermaids
Fish breach the surface looking for the
Dragon gate

沙灘上

肥胖的裸體堆在細沙上
晾曬過剩的脂肪

枯瘦的跋涉者倒斃荒漠

晾曬饑渴的白骨

白皮膚浴著海水和陽光
鍍一層栗子色的幻想

黑面孔渴望一種美容藥
漂白與生俱來的煩惱

On the Beach

Plump nude bodies recline on the fine sand
Drying out their excessive sunscreen

An emaciated traveler dies in the desert
Drying out his thirsty bleached bones

White skins bathe in sea and sunshine
To achieve the fancy of chestnut
complexion

A dark-faced man wishes for a cosmetic
To bleach away the troubles that come
with life

滑浪者

踩一片落葉
就可以迴風
舞浪
輕輕巧巧地
踏過海洋

蛇形的路
鷗鳥的翅膀
慣迎著風呼海嘯
一轉身
立在潮頭上

滾滾水花簇擁
弄潮兒
凌波滑翔

強韌的生命
就植根於
風
浪

The Surfer

Stepping on a fallen leaf
You can whirl with the wind
Dance on the waves
Lightly cruise atop the ocean

Through an undulating path
With wings of a seagull
Facing the howling wind and whistling sea
A swerving of the body
Brings you on top of the wave

Splashing sea spray crowding together
Create the tide
Frozen waves glide and soar
The life of strength and suppleness
Is rooted in
Wind
Waves

海上日落

在海藍的運動場上
急速奔跑的波浪
被礁石絆倒之後
又立即魚躍而起
凌空一腳
把赤紅的落日踢進
歷史

Sunset Over the Sea

On the blue sportsground of the sea
A rapidly racing wave
After stumbling over the rocks
Quickly leaps up like a fish
With a high kick
Knocks the red sinking sun into
History

散文詩二首

●秀陶 譯

■簡妮弗·哈利

摩

晚上我倆都醒了。她自浴室出來，碰到我正在廚房，手中拿著一杯水。“幫我搓搓腿好麼？”她問。我扶著她的上臂走回床上。她倒身伸張在毯子上，翻轉來趴著。扯下了纏頭巾，張開手指梳散她頭上灰色的絨毛。在我用酒精淨手之前我也靠過去弄它。我按摩她的小腿直到我們之間產生的熱令我的手發燒。“按上一點”她說。我便一直上到她膝蓋背後而且上到大腿。她呻吟著彷彿我的侍候令她愈來愈痛似的。我發覺房門還開著，心想要是關上就好了。我按到她大腿更上邊的摺縫時，我手掌的邊緣滑過那兒碰到睡袍的花邊。“所有的地方都痛麼？”我問。“是的，”她說“再高一點的地方也痛。”當我把她的睡袍推高到腰際時，她就安靜下來了。裡面什麼也沒穿，我捏著她的屁股，搓著，我知道我自己三十年後的皮膚也會這樣又鬆又軟。我們沒有交談，我們不想驚醒隔壁的妹妹，不想讓她看到我們的母親這樣趴著身子，睡袍推到腰上。我跪著搓著她的身子，自己也快要倒下

■海倫·查哥洛夫

郵購新娘

他的任務真多——陪年邁的母親晚餐，禮拜六打網球，她不是要他減肥麼？陪老闆喝酒，在美國要想升遷就得如此。

早餐時他讀報。晚上他們斷斷續續地看點電視劇。“真差”他宣稱，一直換台。她只想交談，喝點香茶，吃點老式的麵包。“我想生個小孩。”她告訴他。“等些時吧，也許我太老了。目前這樣過也不錯嘛。”他說。

當她成為公民後，就搬進了一間療養院找到一份看護老人的工作。有人說她太自私、太有心機。

譯後：

Jennifer L. Holly出身芝加哥藝術學院之女詩人，現任職於耶魯校友雜誌。

Helen Tzagoloff新出道之女詩人，有詩集《對眼》(Eye Contact)。

第六哀歌

無花果樹，長久以來我感覺你的現象

事關重大，

你幾乎完全不開花

而把你那純粹的秘密不事炫耀地輸入

及期定型的果實。

彎曲的枝柯噴泉也似地

上下輸漿：睡意猶存的漿汁

從眼中跳進無比甜蜜的成功的喜悅。

瞧：這多像神化形天鵝。

……我們則自誤

自，

唉，我們以開花自豪，而被賺入我們的終極果實的誤了時機之核。

行動的緊迫感如此強烈地湧起

以致挺立而盛開於心靈沃野的人畢竟

不多，

當盡吐芬芳的誘惑如溫柔的夜風拂觸稚嫩的嘴，拂觸眼瞼時：

也許英雄和注定先期零落者，

作為園丁而死的血管彎曲度才與眾不同。

這兩類人奔馳而去：跑在自己的微笑

前面，如凱爾奈克的微凹浮雕上的轆馬在凱旋的國王車前。

英雄竟奇妙地酷似年輕死者：持久

與他無關。上升即存在；慣常自我蛻變，踏入所含危險不變的被改變的星體。少數人能在那裡發現

他。然而，

那對我們沉默得陰鬱的命運驟然激昂

起來，

歌唱著伴他走上呼嘯的風暴世界。

我聽到他獨樹異響。他那令人愁悶

的樂音

挾著奔流的風一古腦兒穿透我。

於是，我多麼樂意暗自嚮往：

哦，

我希望。

我是個小孩，一切尚在未定之天。

佷坐於

未來的臂抱讀參孫的故事，

其母起初如何不孕，後來則無所

不孕。

母親啊，參孫在你的體內不已經是

英雄了嗎？

在你體內不已經開始他果斷的抉擇

了嗎？

無數人在子宮裡就圖謀要做參

孫，

可是且看：參孫取捨兼用——，擇取而為。

如果他曾經搗毀了圓柱，那就是，

他突破你的肉體世界

而進入他繼續擇取而為的更狹小的

世界。

哦，英雄們的母親，哦，怒濤激流

的源頭！

你們是將來為兒子犧牲的姑娘們高尚地從心靈邊緣，已經悲嘆著衝入的峽谷。

因為英雄一旦勘破情關，

每顆為他而跳動的心都能使他穎脫

他已轉開身，立於最後的微笑，

——脫胎換

骨。

據希臘神話記載，大神宙斯化為天鵝覓求他的情人勒達。

凱爾奈克在埃及南部，那裡有埃及主神亞蒙(Amon，司生殖力之神)的廟。一九一一年一月，里爾克曾經往訪，尤其欣賞廟的微凹浮雕。

參孫，《聖經·舊約》中的大力士。“後來則無所不孕”猶言其子參孫無所不能，如母之所孕。

第六哀歌析解

面對命運被專制的存在，里爾克主張，搗毀它，如參孫搗毀菲利士人的

自然與非自然光彩的抒情

概談張國治視覺意象攝影展

——秦松——

圓柱。吸取參孫的大無畏精神做英雄，但不是做超人，英雄是園丁。做園丁意味掌握命運，做自己的主人。這篇禮讚英雄的哀歌，作者曾在一份副本上題名〈英雄哀歌〉。

本詩開篇，託物起興，拿無花果和人對比。人“以開花自豪，而被賺入／我們的終極果實的誤了時機之核”

。“終極果實”，人傾畢生精力最終結出的果實：人生成果。人尚且不如無花果，孜孜“以開花自豪”，誤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做果兒。這等於“被賺入”結不出果兒的核（“誤了時機之核”）。“被賺入”，是自賺自，所以說“自誤自”。

“英雄”則要做蒔花育果的“園丁”。“英雄”與“非英雄”的區別在於，服務人群還是追逐名利。“園丁”有兩種：成功了“園丁”——“英雄”，未得成功的“園丁”——“年輕死者”。這兩類人同樣甘做“凱旋的國王”的“轅馬”，先天地有別於向命運屈服的“非英雄”（“也許英雄和注定先期零落者，／作為園丁而死的血管彎曲度才與眾不同”）。

關於“英雄”與“年輕死者”的四個相似點都有針對性。“持久與他無關”。表示他們活得急促，但迥異於以江湖藝人為代表的活得急促的“非英雄”，因為對他們來說“上升即存在”。這存在是不做命運奴隸，超越命運的存在：慣常自我蛻變以繼承前人的未竟事業（“被改變的星體”）。改變世界即改變命運，儘管世界看似不可改變如“星體”（“踏入所含危險不變的被改變的星體”）。不過，“園丁”是孤獨的（“少數人能在那裡發現他”），然而，雖然身處風暴世界，耳邊卻響起命運的馴服之歌（“那對我們沉默得陰鬱的命運驟然激昂起來，／歌唱著伴他走上呼嘯的風暴世界”）。

誠然，無數人渴望做英雄。這要從根本上做起（“無數人在子宮裡就圖謀

張國治畫畫寫詩很多年，近年又從事攝影藝術作品的創作，前者詩畫多已發表，後者攝影作品可能是近年來較重要的展出。我對其以攝影媒體完成的“新品”，甚感興趣，及其多年來勤奮創作，頗為感動，尤其是令攝影藝術走出新風，我樂於寫此概論。

由於張國治寫詩畫畫，正因為如此而豐涵了攝影藝術，而令其作品有了新的意象與新的意涵，在現代及後現代新美學觀上。當然個人的生命經驗與生活思維，決定一切藝術媒材與創作的技巧表現，因為有前者，而使媒體與技巧有了意涵，令視覺的意象除了視覺之美，而令欣賞者帶來更多的聯想，一如吾人讀到好詩之含蓄，而意味深長。張國治此次展出的作品，大部份有此種傾向，我想是好的可靠性的開始，在生命與藝術的本質上。

張國治基本上是一個略帶批判性的抒情者，在介入與淡出的現實之間，略帶憂患，其情懷的過往與未來世界也大一些，不過質量似覺輕柔多於激烈，也就是說其人與作品以自我的要求態度做到了優雅。

攝影本來就是光影的構成，其速度與現代工業社會生活節奏一致，有如在繪畫上的自動性技巧，畫室裡的工作是在暗房裡的“黑箱作業”，而令繪畫媒體無法完成的更多可能性。攝影藝術不是跟隨繪畫走，而是另一種獨立性的媒體藝術，我想可以用傾向後現代的傳達思維，而遠離了“沙龍藝術”的老概念老品味來看，我以為應當以此看法來欣賞張國治的作品，從視覺的意象光影形色，走進新的視覺以外美感要求。

張國治的作品乃自然的又非自然的

抒情，把攝影的客觀性完成於藝術家個人的主觀性，故來自自然又非自然的。色彩與意象破裂之餘再加以重新完成。有的是歲月帶來的時間裂紋在空間的動盪上，一些雜亂的雜物雜務雜緒，而令其在藝術的秩序裡完成。走過現象，進入思維的層次，在個人的抒情裡，以裝飾為創作的手法，不再是創作的目的。而其作品容有現實性、裝飾性、抽象性的完成，從視覺來的意象而回歸到心覺上的意念，在欣賞上當有更多收穫。因此，其作品標題無必然性的可有可無，有很多標題雖有詩意，還是太露太具體了。

張國治有人味人情入質，而決定了其藝術的質地與作品的風格。不熱烈也不冷漠，在中間的溫帶。也或許是現代性在中華文化教養的背景上，在廣義的現實性裡，具象在生命與生活的歷程上，掌握歲月的時間與環境的空間，藝術與生命永無虛無。藝術無所不在，藝術的媒體無所不可以用（廢除筆墨有何不可？）視覺的意象在光影裡，正如生命在光影裡，藝術與存在是一切，創作的原動力一如生命原動力，永不滿足。直覺在文化的思維裡，抒情在美之情懷上。然則，張國治的作品，有殘破的傷痕，也有美好的構成，不必每件論列，由讀者去細品，由直覺，以文化的知性，或者以評論的視覺，並無不可。今後張國治的創作，應當更寬宏。

2002年二月初在台北

——兼論當前詩的南北差異

一

詩與生活的關係已有上百本書討論過，還值得上百本書來討論。但在今天，我覺得這是個太過沉重的話題。

唯美主義巨擘王爾德說，生活，生活，生活只會以現實主義為警棍，為圈欄，要麼驅散靈感，要麼禁閉藝術；與其說是藝術模仿生活，還不如說是生活模仿藝術。所以，我在此首先要摒除一種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都有的偏見，即認為強調生活和藝術的關係，就是堅持現實主義；否則，就是非現實主義，就可能是現代主義。現實主義從正面支持這種偏見，現代主義則從反面支持這種偏見。持此偏見者混淆了現實和現實主義，這是對現實和現實主義的雙重誤解。

首先是對現實的誤解，因為不管是可見的還是不可見的，現實總是客觀存在；不管用現實主義手法還是用象徵主義手法，我們面對的都是現實。其次是對現實主義的誤解，以為現實主義是現實通往藝術的捷徑。這種思維一旦固定，現實主義就成了懶惰主義。說其懶，是因為其只迷戀現實的表面和片面；說其惰，是因為其不肯在語言藝術上下工夫，要麼全篇沒一個比喻，要麼盜用一二個別人的比喻。這是現實主義在現實和藝術上的雙重遲鈍。這種現實主義不僅不能引領我們走向詩，也不能引領我們走向現實。一個成功的詩文本形成後，現實和語言之間就不再距離，不再有中介；如果有，那就是障礙，就是冗贅。而不識相的現實主義總是喜歡以生活的首席發言人的身份，坐在現實和語言之間，不，躺在現實和語言之間。

二

在當今先鋒詩中，可以說，現實主義已經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其陰影依然存在。讓我們還是從詩與生活的關係上看。我們常聽人抱怨說，現在的詩疏離了

生活。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持此論者，只從大眾頭腦出發，以懂與不懂這類本已滯後的標準來衡量複雜而精緻的現代詩，顯然是不全面的。是有太多的詩作脫離了現實，但也有大量作品是粘滯于現實的。

三

從精神向度上說，疏離現實者或採取宗教式寫作，或採取神話式寫作。上帝是他的鄰居、親戚，隨時可以與之攀談；甚至是下屬，隨時可以使來喚去。宗教式寫作往往自以為是英雄、先知、預言家或立法者，多用祈使句式，預言調子，彷彿在祈禱、在命令。翻開《聖經》，讀上一段，他們就能寫一首詩。喚醒人類，提高人類，乃至教訓人類，是他們所熱中的、也是自封的使命。有的以受難為指歸，有的以拯救為主題，還有的既感受難，又思拯救，自比基督。神話寫作的烏托邦色彩更濃，他們感興趣的是冥冥之中的存在，他們日夜守護著靜物，期待它們能變成神的器官，吐出神的箴言。他們相信，在混亂的現世之上，有一片祥和的神界。詩如同天使，被他們派去打探天國的消息。也許神界和人界的最大區別在於，神界是前道德的或無道德的世界，而現實是有道德的亦即不道德的，因為不道德往往由道德產生，道德和不道德是辨證的兩個方面。神話寫作者將道德無限誇大後，一筆勾銷了。在這個非神話的、偽神話的時代裡，他們唯一能確信的是靈感之神，神話中的神墮落為心靈中的靈感，這是神格的下降、人格的上升嗎？不，這是神和人的雙雙降格。

以往的理想主義寫作是企圖揪著自己的頭髮，將自己拖離地球的引力；現在的理想主義寫作已有了明智的策略，他們乾脆將大地連同肉體一起拋棄，為了所謂精神的飛升，他們寧願肉體墮落；

為了所謂精神的不朽，他們寧願肉體速朽。

我們今天的神話寫作已經從高和遠達到了更高、更遠。詩人惟恐自己不高、不遠，惟恐自己的精神如鳥群般飛越天空時，肉體像糞便似地被遺落在地上。為此，他們從平原走向高原，從高原走向高山，又從高山登上高峰。在人世高度的極限之處，他們開始仰望星空，而且星空的意義被他們蒙上了神秘而神聖的面紗。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揭掉這面紗，揭露這面紗背後的虛無——不是虛假的存在，而是存在的虛假，或者說是虛擬的虛假。我們必須打破那種柔弱的、感傷的、懷舊的偽烏托邦信仰，偽神話操作。

從文體的角度來看，疏離生活者也有兩種傾向，即譯體詩和古體詩。他們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寫的卻是九十年代的外國，或九百年前的中國。譯體詩的癥結主要在於語調和句法，古體詩的癥結主要在於意象和韻法。譯體詩的語調是滯澀的，句法是散亂的；古體詩的意象是陳舊的，韻法是僵化的。譯體詩的語言太白，詞匯太少，單薄而缺乏內涵；古體詩的語言太滑，字與字的關係太現成，看似華麗繁複，其實同樣單薄乏味。譯體詩往往為趨新者所喜，古體詩則易為守舊者所愛。趨新者因嚮往將來而失落現在，守舊者因緬懷過去而忘卻現在。他們犯的是同一個毛病，那就是漠視現實語境。

也許最極端的疏離生活方式是純粹的語言遊戲、形式實驗，詩變得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承擔，所謂到語言為止，所謂還原論，所謂排斥論，其實都是在將詩從文化、政治、歷史等領域剝離出來。這種努力其實取消了目的。剝離的目的本來是想讓詩回到詩本身，結果詩卻回不到本身，而是回到了非詩。正如一個人到死尚未真正出生是場悲劇，一

首詩經過三重還原的刻苦後，得到的卻是悲哀的結局。一個詩人如果一直不破點格，不做出點大膽的試驗，就不是一個優秀的詩人，起碼不是一個有創造性的詩人；同樣，他如果一直處於試驗狀態中，也不可能是優秀的，甚至可能一輩子寫不出一首像樣的成熟的詩。如果說“試驗”是“行”的話，“成熟”是“止”。蘇東坡說“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試驗”到一定時間，如果真有什麼成果，就應該給予適當的固定，“行”後須有所“止”；某種風格一旦形成套路，就會陳腐，而不再能產生鮮活的詩美，所以休“止”一陣子後，還得再“行”。今天的先鋒詩人之所以總是匆匆忙忙地、趾高氣揚地“行”走，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從未從“試驗”中得到什麼可以固定下來的、傳播開來的、傳承下去的成果。至于那些只“止”不“行”的人，那些一生只會模仿點拙劣而粗糙的十四行，一輩子只會胡謔些淺薄而油滑的順口溜的人，我們只能對他們說，只“止”“不行”。總之，“行”與“止”的辨證關係極少有人能參透。

在詩與生活的關係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更加嚴重的誤解，即以為古典詩詞加西方新潮就能產生現代漢語傑作，這種努力的精神可佳，然而那是更大、更可憐的徒勞，或者說是對生活的雙重疏離。沒有當代境遇的溫床，詩作中的中西結合是不太可能的，至少不可能產生寧馨兒，而只能是怪胎。所有選種、交配、生產的過程只有在當代中國的話語場中才能成功，否則，要麼是長衫裹著的金髮碧眼，要麼是西裝盛著的烏髮黑眼，都不倫不類。

四

中國的南北之別一直存在，南北分列經久不衰。學術和詩亦有南北之異。今天詩歌中的南北差別又有了新的特徵，即北方的比較游離于生活，南方的比較粘滯于生活。當然歷來所謂的南北之分都是相對而言，“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鍾書語）。不過，為了在理論上

弄清粘滯于生活的特點，為了理清粘滯與游離的不同，我們還是從南北之別來談。

大多數北方詩人奉守疏離生活的寫作模式。可能是因為北方的生活太艱辛、太枯燥、太寒冷、太單調。我們從北方詩人的詩中，很少讀到對日常生活物質層面的直接描繪，很少注意一個事物或一個事物的一個方面；他們好像在以回避的方式來報答生活，他們的目光總是游移在不同的事物之間。這倒並不是說，北方詩人對人生不熱愛、不執著，恰恰相反，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比南方詩人要強得多，但在貧瘠和落後中他們實在看不到新生活的萌芽和希望，在現實空間築就樂土的理想似乎永無指望。他們只好將天國寄托在天空，在虛無飄渺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念，在沒有市井況味的語言中構建烏托邦。

從生活本身來看，南方詩人是較為幸運的，他們幾乎不必為寒冷、饑饉、乾渴而發愁發慌。他們可以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爭，就那樣按部就班地生活著，也挺好的，他們可以整天盯著一件事物——哪怕只是發呆！這種平易、樂觀而從容的生活態度，使南方詩人們有理由將生活直接看作創作的藍圖，于是，他們簡化了生活和藝術的關係，誤以為美好的生活能自動帶來美好的藝術，中間不需要什麼“人為”的加工，以為加工越深，就越虛“偽”。南方人的無為思想由此產生，南方詩的無味特徵亦由此形成。

大概從宋朝開始，尤其是南宋開始，中國文化的傳統已挪變為南方傳統，個性、自由、灑脫、活潑、簡約。南方詩人不厭其煩地描摹日常生活，津津樂道于現實體驗。他們太鍾愛生活本身，他們捨不得這種生活，捨不得讓這種生活變形。“此時此刻”的“一切”，“就這樣吧”，這些是南方詩人慣用的插入語。當他們發現語言和生活被“文”“化”了的時候，就提出還原的要求和原則。在北方詩中真正閃光的是精神和心靈，也許在北方詩人的眼中，周圍事物都太暗淡了，太死氣沉沉了，他們不願

意多提這些事物，而寧願將精神和心靈附著于某些生活中不太可能見到的事物，如黃金、鳳凰、祭壇、寶劍等，或人力無法企及的事物，如星空、天堂、王、神等。而南方詩人對日用的器皿愛不釋手，他們覺得這些東西是閃閃發光的、溫暖潤澤的、脈脈含情的，它們在生活中被用得越普遍，就越可愛，就越有詩意。南方詩人傾向于認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足以產生千百首詩的詩，所以只要將他們身邊的東西逐一描摹，就能促成精緻而有韻味的佳構。

這是一個多麼自欺欺人的陋見啊！當北方詩人以詩對生活進行毫無成效的抗爭時，南方詩人卻在生活中沉淪——不，是漂浮，因為生活本身無深可沉。當北方詩人將詩之馬一鞭子抽離生活時，南方詩人將詩之羊放牧于生活的青草地。當北方詩人以形而上遺忘形而下時，南方詩人以形而下消解了形而上；當北方詩人“窮其枝葉”而“深蕪”時，南方詩人“得其英華”而“約簡”（《隋書·儒林傳》）。較為輕鬆、簡便的生活使南方詩人的肩膀不能承擔道義上的重任和社會化的使命，他們很少為一個國家、一個省苦思冥想，最多只為他們所生活的城鎮操點心。南方詩中或許有理念，但缺乏理想；或許有熱情，但缺乏激情；或許有笑料，但缺乏譏嘲；或許有流派，但缺乏潮流。所謂“生活流”，流淌的只是形下的生活；所謂“意識流”流出的只是個我的意識。對於他們來說，寫詩可以像生活一樣寡淡，可以像吃喝拉撒睡一樣自然。

粘滯于生活的詩具有以下特徵。南方詩人太迷信他們的日常感受，而且是零散的感受、片斷的回憶，他們懶得運作思想的強風，將這些散片吹聚成集團式的整體。他們關心的是集體中的個人，而不是個人之上的集體。南方詩中眾多的意象和句子都像散珠似的，等而下之的，則如同一堆瓦礫。南方詩中的物象很難被確認為意象，因為在這些物象中我們很難感覺到精神的浸泡和灌注，更缺乏文化的指涉、哲理的折射，多數為無“意”之“象”。南方詩人多喜歡用

口語寫詩，而且還夾雜不少的方言土白、俚言俗語。他們很少關心普通話的標準性。也許他們心裡是拒斥普通話的，他們擔心普通話會削減方言的鮮活和個性。因為普通話太平均化、太抽象化，與其說它是靈魂，還不如說它是肉體；與其說它是肉體，還不如說它是衣服。南方詩人有種衝動，即要用掉衣服，以顯示肉體本身的凹凸、性感和顫慄以及靈魂的安詳或放浪。

由于過分粘滯于生活，由于過分的口語化努力，詩日益成為一種擺設、一種遊戲、一種快餐式的東西、一次性消費的東西。當詩由“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無”的存在，變成“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有”的存在，甚至于蛻變為“人人心中所無，筆下所有”的存在時，詩到底還能不能存在？即便存在，還能不能叫做詩？“生活詩”與其說是詩，還不如叫做生活。也許南方詩人更喜歡將生活詩化，而不樂于從生活中提煉出詩來，他們離生活太近，離詩又太遠，所以看不到詩與生活的距離。況且，我們還要質問，即使南方詩人看不到小環境以外的生活狀況，他們自己的生活就真地如此讓人心滿意足嗎？如果詩與生活沒有分別，還要詩幹什麼？如果生活已美好得不再用得著詩來美化，還要詩幹什麼？如果生活已完善到不需要詩來抗爭，還要詩幹什麼？我知道，會有南方詩人反問我，“難道詩一定要幹什麼麼？”那麼就算我這篇文章白寫吧。

2002年寄自北京

“詩是游離於情感和字句以外的東西。而這東西是一個未知，在未發現它以前，不能定以名稱。它像是一個假設正等待我們去求證。”

前面所引的這段話是已故詩壇前輩覃子豪先生在他的最重要的一本詩集《畫廊》的自序中所說的。在說完這段話之後，他又補充說他不是再強調他的詩集裡有什麼發現，“我只是在探求不被人熟悉的一面。”覃子豪先生寫這篇序的時間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五日，距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但這短短的一段話卻是一個詩人從詩的歷練中所獲得的最珍貴、最持久，最具真理性的箴言。他自己已在他的詩創作上實踐，因而寫出了至今仍為人懷念的〈瓶之存在〉、〈水手哲學〉、〈黑水仙〉等名詩。

把詩定位為一種未知的探求是對一些墜入慣性或惰性寫詩者的忠告，是對那些一輩子重複自己而不自知者的一種挑戰。看當下詩創作者相互影響，相互摹倣的千人一面，看老一輩詩人因循於有限的詞性字彙，封閉保守於現代新知之外，寫詩已成了以不變應萬變的蹣跚地步時，將詩視為一個假設正等待去求證，正是詩創作要求具獨創性的必要手段。詩人的遭到淘汰或被遺忘不是事出無因，而是由於詩人自己故步自封，或已成一潭死水，全失探求的勇氣所致。

“詩是一個未知的探求”已有了遠方的呼應。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便曾在演說時宣稱：“詩人。真正的詩人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她認為詩人應不相信，不接受“太陽底下無新鮮事”這句爛調。新鮮事多得很，尤其在思潮與科技不斷瞬息萬變的今天，祇是由於保守，因循和固執，我們才蒙在鼓裡而無知。詩人便需因不知道而去探求，去發掘，去找出不被人熟

悉的一面，這才是一個肯上進的現代詩人應有的修養。

清代性靈派詩人袁枚有首〈遣興〉詩，最為人熟知：“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無情物，解用都為絕妙詞。”袁枚也在強調詩不是唾手可得，而必需去“尋”，肯去尋的話，夕陽芳草這些尋常可見一點也不新鮮的東西，只要曉得如何去運用，也會寫出絕妙好詞來。此處的“解用”即有找出那不被人熟悉的一面的意思，而不是偷懶把現成的拿來一再的搬演，那就真的一點也不新鮮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論葉之和榮格

——西方文化的兩個巨人

●劉耀中

阿拉伯數目字，從零到九，不是很多個，卻大大地豐富了人類的生活。不但充實了人類的語言，而且衍生出許多有趣的故事和含意深刻的寓言。而中國人的數目字，不但可以用數字命名，還可以它為姓，例如：明朝的一善、唐朝的二從直、元朝的三日八、蜀漢後主期的五梁、明正德的七希賢、正統年間的八通、唐武德年間的九嘉、宋朝的十華等人，他們都是有官職，或是有學問的人。另外以數字定名的地方更是數不勝數。現代生活中，又用零至九敲開了近代文明的電腦。一條纖細如毛髮的光纖，能容納相當於一兩百條電話纜線的訊息，為未來的“電子超級高速公路”創造了條件。上述事實都充份說明了數字和人類生活已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的精神世界反而覺得空虛，於是出現了“算命熱”。甚至將無頭公案交給通靈偵探的德州達拉斯成了茶餘飯後的笑談。這種不可思議的“絕活”，竟發生在號稱科學最先進的美國，是否太玄妙？

世間求神問卜，無論是中國兩千年，居儒家經典之首的《易經》的占筮，或是西方的星象學、星座的四行和三性，無一不依靠人的生辰年月、出生的時辰等數字，推算既往，預測未來。西方的命理學(Numerology)就是用數字算命的學科。由於中西方的風俗習慣各異，對數字的偏愛與憎惡也有所不同。不過對“八”這個數目字，中西方都認同其完整性，及其吉利的一面。

中國民間，避四就八，如陰曆初八、十八、二十八都是黃道吉日；初四、十四、二十四則避而遠之。因“八”和“發”偕音；“四”和“事”相近，誰都希望著發財利市，而不願出事、肇事和失事。

“九”是個神秘的數字，有神聖、嚴肅的寓意。《易經》上把數目字分為“

奇數”和“偶數”，奇數代表“天”和陽性事物；偶數則是“地”和陰性事物的象徵。在奇數中，始於一至於九，以九為最大。所以中國古時的帝王被稱為“九五”之尊。宮廷內的建築，都是以九或九的倍數建造。甚至宴席上，也要有山珍海味九十九品，娛樂也得湊足九的倍數，所謂“九九大慶會”，演九九八十一個節目，凡與九偕音的，均被視為吉祥物。

新柏拉圖主義的大師普魯太諾斯(Plo-tinus)，研究過古埃及神秘主義。他的《九經》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書。在1945年出土的納·漢馬迪(Nag. Hammadi)諾斯替宗教的圖書，都是第一、二、三世紀的遺物，該書第一卷的題目：“The 8 Reveals The 9”，意思是在第八級上才能看到第九級。它帶有梯形的阿里士多德的色彩。中國有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

就在那個時代，西方發現了古抄本(Codex)。從古埃及至希臘羅馬，沿續了三千多年，全是以卷軸(Scrolls)作書，那是採用尼羅河兩岸的蘆葦(Reed)，用錘捶打後，晾乾而製成紙草紙，即抄本，捲起而成卷軸。後來把抄本裝訂成冊，才以書本的形式問世，逐漸衍化成現代的書本。從卷軸進化成為抄本，是人類智慧的進步，象徵著人逐漸意識到“自我”。羅馬政治家、演說家及作家西塞羅(Cicero)流傳於後世的一本日記，就是用抄本寫就的。其實在耶穌的時代，已經有了抄本，利用這些抄本給人類傳播了知識。古代的基督教是一種內藏意識，帶有諾斯替(Gnosticism)思想。

在那遙遠的兩千年時期，中東和西方世界，已懂得了“己”、“容忍和相互尊重”的實習。那時並不是受法律的約束，也不是受金錢物質和私慾的引誘，而是人類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所需。這種原則在當時的西方是一種秘傳的奧秘。

從埃及文化到亞里士多德，及至普魯太諾斯，以至於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 G. Jung, 1875-1961)和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葉之(W. B. Yeats, 1865-1939)都是受這個傳統的影響。這個傳統所追求的是阿尼瑪(Anima)，也就是靈魂。按照基督教聖經上的解釋，人類之首亞當是由三個主要部份造成：體、魂和靈。體是人的外部，可以肉眼得見；魂是內部，是看不見的；而靈是最最深處，是和神交通的部份。魂包括思想、情感和意志。用思想去思索，用情感去愛人，用意志去選擇。

心理學上的阿尼瑪，和憎惡是同字根的字(Anima和Animosity)，凡涉及阿尼瑪，就會引起憎惡。基督教最早期由於選用那個福音，而引起教內爭吵與糾紛，最後不得不靠神的奇蹟來解決。

五千年的埃及歷史，從遠古時代演變到基督教時代，已過去了兩千多年，將來隨著時光之推移，還會有變化。到公元2000年，將要開始一個新時代(New Age)。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新的認知、新的變化、新的原始模型、新的象徵，這是毋庸置疑的。要注意是形象、心象、意象，則不是新的，而是從紀元前沿襲下來的。人們應深入地去研究那些象徵，否則就會感到茫然和失望，影響到人的精神、靈魂、夢和現實生活。可惜由於人類的私心雜念，彼此不能信任，不能精誠合作，導致形形色色的動亂。就像愛情一樣，彼此必須坦誠相見，相濡以沫，榮辱與共，才能偕老。

榮格和葉之在生活與事業上，經歷了不少挫折之後的晚年，他們看到了“再生”的原始象徵，人類社會裡的種種弊端。發現人，尤其是現代人對社會並沒有責任心。人類的智慧沒有用於正途，使他感到悲觀失望。

榮格晚年的心理學研究，轉向古埃及的象徵和圖象學，他在臨死前寫的一本書《人和他的象徵》，就是取材於古埃及，用圖片“走進埃及古墓”說明他的命題是“進入無意識領域”，他指出基督教所用的象徵，很多是來自古埃及的墳墓。由於教條的壓抑，那些神話和象

徵常常在現代人的夢中出現。榮格深信要尋找真理，必須進入埃及古墓，才能獲得信息（福音）。這部作品有很大的說服力，並具有權威性。這部著作不是用他的母語德文寫的，而是用英語完成。1961年當他寫這部書時，英語是世界語，正像歷史上希臘語、古埃及語和拉丁語都曾經作為世界語一樣。榮格看到60年代的美英已執世界牛耳，成為權力的象徵，所以他用英語以利於傳播。這部書是他86歲的最後一部著作，是有預言及教誨的意義，教人怎樣闖入無意識領域，從未知的世界中去尋找知識。以古為借鏡，從人類歷史的記憶中，找出原料作為火種，以點燃未來。他認為西方文明意識與大眾文化意識太低，而文明反而被無意識所支配，這個觀點引起西方某些有識之士的反感。

榮格在文明變遷的時期中，認為最好是沉默，沉默才能聽取神秘的音樂。在著名詩人威廉斯最後一首詩〈沙漠中的音樂〉也有類似含意，感覺音調如八個音符 1 2 3 4 5 6 7，要感到單音的樂弦，那是要懂得精神神秘的心靈音樂。

榮格說現代人努力建設科學工程的同時，創造出不少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他們缺少意識，努力工作也是枉然，他們的人格面臨分裂。榮格顧慮在當代社會裡，人口的增加，工業的污染，生態環境的破壞，核子武器的殺人恐怖，繁榮中蘊著毀滅。生活在文明之中，內心卻是一片渺茫，無所寄托。今日世界的發展和運轉，造就了殘忍、野蠻和不人道，我們要警惕，不要被暗影所支配。他要醫治現代人的心靈分裂症，認為現代人必須進行靈魂的自我拯救。榮格指出現代人追求的靈魂，阿尼瑪就是一個答案。每逢世界變遷時，阿尼瑪就產生憎惡，因為人的意識結構就是如此。所以筆者也認同現代人要“Soul making”，這是引用英國浪漫詩人濟慈(Keats)的話，原文是The vale of Soul making，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會走進現代的黑暗森林中，迷失方向。

兩千年前，當羅馬帝國興旺時，產生了兩個暴君：喀利古拉和尼祿。他們的

虐待狂，就是因為缺少一個健康的阿尼瑪，而導致精神分裂。尼祿焚城自毀，Animosity（憎惡）乃一磁場，產生出電流，電擊了他們，那是神聖的火花(Divine Fire)。

大師和聖人要帶給人類意識，他們必須謙虛謹慎，面對潮流，要逆之而上。

葉之在晚年的詩中，歌頌人類應像埃及女神諾脫(Nut)用雙手托住天空，他用這個象徵作為他的書的封面，指出今後女性阿尼瑪的責任非常重大。

葉之和榮格都是善於深思熟慮的文人，他們生活在歷史的斷層上，葉之在他去世前八個月，寫過一首詩〈中精神的媒體〉，其中說：“我匍伏地摸索，盲目地尋求，帶著那雙骯髒的手……傾聽那神秘的聲音……”。

葉之和榮格一樣，認為意識的產生，絕非輕易而舉，而是歷盡艱辛，才能臻於成熟。古老的神仙都已逝去，新的神話，寫之不易。那些大理石和木乃伊已不再是新鮮的話題。現代人是孤立的，人要想再進化，一定要有新的同甘共苦的精神，新的創作才能出現。葉之敬仰古老的象徵，指出現代人的時代是在宇宙中形成的一個過程，認為但丁是個偉大的詩人，他的精神常常陪伴著我們，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英國詩人艾略特(1888-1965)也有同樣的感觸，認為詩人是領導潮流的先鋒。

當葉之聽到司各特(1868-1912)英國南極探險家領著全隊於1912年1月18號到達南極後，全體探險人員罹難於南極，只留下了一部珍貴的日記。日記中述及他們心裡有神靈引導他們，葉之也有類似體驗，因為他的創作，似乎也受到神的啟示。

在葉之去世前七年，他夢見了柏拉圖、畢達哥拉斯等人，夢見最原始的再生，簡單的神話，永恆的地中海，搖曳的海風。榮格死前幾天也有同樣的夢幻，並且穿著遠東人的禮服。可能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有古老生活情調。葉之一生有兩個精神伴侶，歐麗文(Oliver Shakespeare)和瑪狄(Maude Gonne)，後者是他的女朋友。榮格有一個精神伴侶是托尼

(Toni Wolf)。榮格曾說過：一個男人最好不要和他的精神伴侶結婚。

葉之老年時，興趣轉向埃及考古學，是因為他在三十年代從英國人的考古隊的著作裡，讀到許多埃及的魔術知識。葉之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地走向了法西斯，是為讀者感到遺憾的事。葉之有他心理上的矛盾，所以在老年時，隱居在一個堡壘似的高樓上作冥思。在他寫的《黑塔》(Black Tower)中，形容神話裡的阿瑟王圓桌武士，聽到喇叭聲，站起來盡自己責任的事，葉之看到了可怕的“環狀歷史”，使他驚心動魄。

在三十年代裡，埃及的英國學者瓦萊斯·拔直(Wallis Budge)出版了許多書，論及西方人在埃及挖掘古物，震動了整個歐美文化界。葉之和榮格也在這個時候，走進古墓，看到了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畸形產物。

西方帝國主義不只稱霸全球，而在文化本土，也利用這種政策統治本國人民。葉之為愛爾蘭的復國鬥爭、奮鬥了一生。直到今天，英帝仍未放棄北愛爾蘭。葉之對英國感到失望，反映在他的詩作之中，播下了卜滋華白種人反殖民主義文化支配的種子。

蔑視那些

從頭到腳，全不合身的現代人，
他們從心靈和頭腦裡全然忘記了
自己是出生在底層的下等人

羅馬拜占庭帝國是葉之視之為理想的國度，就像榮格的典型烏托邦，乃一集體無意識，談不到人類的團結。

“一座星光或月光照耀的圓頂，鄙視著人們的一切”(A starlit or a moonlit dome disclaims' all that man is)

那裡沒有教唱歌的學校

只顧研究自己的偉大莊嚴的豐功偉績
所以我航海到了
那個聖城拜占庭

葉芝感到拜占庭有神秘的美感：

聖人站在上帝的聖火中

像是鑲嵌在牆上的金子，
來自聖火，卻在世俗中旋繞，
我靈魂的歌唱家
耗盡了心血，
渴望擒縛那垂死的野獸。

葉之看到現代人被羅馬歷史束縛，所以認為東羅馬的文明才是理想的文明。愛爾蘭裔的葉之有堅強的個性，他提倡愛爾蘭文藝復興，這反映了他的民族精神。

那些古希臘的金匠，
拋打出金器，
吵醒了昏昏欲睡的國王。
或坐在金枝上為
皇親國戚們歌唱，
什麼是過去，什麼是現在，
什麼是將來。

西方二十世紀，偉大的文人，為保留他們的固有傳統，為其奮鬥終生。而今天，在中國現代化的前進道路上，卻有人認為傳統和固有的文化是個障礙。反觀西方世界，他們的現代文明，發展到頂點時，仍然擺脫不了帝國和殖民地主義的結局。現在又加上高科技的發展，產生了人的道德危機。榮格和葉之都預見到今後的發展，不能單以西方為榜樣，他們的見解，可供我們借鑑。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文化建設，顯然地不能以西方為楷模。我們應有中國的特色，古聖先賢說的“天上為公，世界大同”仍然是至理名言。筆者殷切地盼望，通過中國文人的努力，創造出具有東、西方精華的文明文化，是為至禱！

說詩小札

隱喻之為用

用隱喻把人和事物的關係扯得太遠，這和喜歡堆砌典故的舊體詩又有何分別？

典故究竟說了些甚麼，查明真相之後，仍可以有個頭緒找出個所以然來，因而為之浮一大白；卻是有些現代詩呀，竟然會使人讀了幾次仍然莫明其“妙”。這是詩之“時運不濟”呢，還是詩之“自取其咎”呢？

紮實與輕鬆

寫散文要寫得紮紮實實——紮實並不是堆砌；寫詩要寫得稀稀鬆鬆——稀鬆並不是貧乏。

張弓待發

寫詩過程：把箭扣在弦上，用力把弓拉開。這用力的過程即所謂“張力”(Tension)。這“張力”必須保持十足飽滿，絕不鬆弛，對準目標後，一放手，便嗒然中的。

詩的三隻腳

詩的三隻腳：1.動心思；2.懂文字；3.講技巧。這三隻腳站得穩，寫出來的詩便是“鼎足而三”——一個好叫人喜歡的寶鼎。

詩人的本質和本份

冷眼看世界；熱心愛人群。這是詩人的本質和本份。冷眼一如哲學家，熱心一如宗教主。當然每一個詩人的氣質各有千秋，每個詩人對人群的愛也各有偏重和歧異。不過，詩人既不

■黃伯飛

可能是哲學家，也不可能是宗教主，他只是一個生來就有一雙冷眼一顆熱心的詩人。

大詩人

大詩人有三要：一要：他是人；二要：他有詩；三要：他能大。

他要是人，則有別於獸；他要是有人，則有別於旁人；他要是能大，則他之所以稱為大*，自然不在話下。

* “……何謂善？何謂信？”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為美；充實而有光澤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盡心章句下）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編輯筆記

●隨著科技進展，電腦在世界各地詩友間逐漸普及。新大陸雖於1993年就拓展網路版，但僅限於資料的保存和印刷本之推廣。因此由上期始，我們在網路上新闢了一個專欄《新大陸詩論壇》，以作為詩友們交流和互動的轉接站，由本刊編委達文主持。網址：<http://poemfile.netsh.net>，或從主頁的《新大陸詩論壇》進入，請詩友們多加利用。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連續刊登二期，反應出乎意料地良好。感謝詩人劉川的協助，我們將在可能的情況下，以專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刊出。

●下期推出由老詩人冉莊代組的《重慶詩人特輯》，與及從大陸年青詩人組成的“橡皮”文學網中精選的詩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為詩人周策縱設立他將生平藏書捐贈出來的專館，詩人專程從東部趕來參加於今年三月初在該校舉行的移交和開幕式。同時，出席由作家黃美之創辦的洛杉磯德維文學協會的新聞招待會。洛杉磯文藝界的朋友們皆抽空參加了這兩次盛會。

●本刊主編陳銘華三月中旬因工作關係遠赴澳洲雪梨一週，期間多次抽空和該處詩友相聚。三月十三日晚在《酒井園》詩刊在福臨酒樓設宴招待，有：黃雍廉、陳積民、方浪舟、許耀林、劉湛秋、天外、李普、冰夫、何與懷、西彤等詩友參加。

●詩人非馬三月初在家中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討論會”，由來自大陸的詩評家劉強主持。

●台灣詩人向明、大荒、張默、辛鬱、尹玲、白靈等三月底由本刊同仁台北方明、香港冬夢陪同下前往越南作一週遊。此行雖為私人性質，但據云該地會作盛大歡迎，對沉寂多年的越華詩壇將帶來極大迴響。

●詩人張國治攝影展“暗箱迷彩”於今年三月初在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藝廊展出，反應極佳。

●由北京《詩刊·下半月刊》策劃發起的全國首次三地互動大型詩公益活動——“春天送你一首詩”於3月29日在北京、上海、廣州同時舉行，以朗誦詩、送《詩刊》、及歌手演出等活動，將春意送給讀者。

●《漢語詩壇通訊》是北京藍色老虎詩歌俱樂部主持編輯的華人世界電子詩刊，10月上旬起定期出版網路和印刷版，每月一期，由YZZ，阿翔編輯。投稿信箱：bluetiger1998@sohu.com，郵寄：100835，北京市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劉波收。網址：<http://bj.mail163.to/bluetiger>。